

孟子注疏

冊四



線
121.262
248
25
v. 4

舊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十一下

告子章句上

趙氏注

孫奭疏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

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

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息長也濯濯無草木之貌牛山未嘗盛美以在國郊斧斤牛羊使之不得有草木耳非山之性無草木也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

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

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存也言雖在人之性亦猶此山之有草與也人豈無仁義之心邪其日夜之思欲息長仁義平旦之志氣其好惡凡人皆有則其日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

與賢人相近之心幾豈也豈希言不遠也則其日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

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

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日晝日晝也其所為萬事有梏亂之使亡失其日夜之所息也梏之反覆

利害于其心其夜氣不能復存也人見惡人禽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

獸之行以為未嘗存善木性此非人之情也

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誠得其養若兩



露於草木法度於仁義何有不盡也孔子曰持不長也誠失其養若斧斤牛羊之消仁義何有不盡也孔子曰持不長也誠失其養若斧斤牛羊之消
 獨心為也。孟子曰牛山之木則謂與木茂○正義曰此章言秉心持正使邪不干猶止
 謂與者孟子言牛山之木常為秀美矣然則不可為美也雖為斤斧所伐然以其
 伐可以為秀美乎言以其斤斧常伐之則不可為美也雖為斤斧所伐然以其
 日夜之所長息雨露之間是以潤澤非若彼濯濯無草木之貌也人見其濯濯然無
 畜又從而牧養於其間是以潤澤非若彼濯濯無草木之貌也人見其濯濯然無
 草木以爲牛山未嘗有材木焉豈從牛山之性無草木之貌也人見其濯濯然無
 材木耳其所以無之者但斧斤焉牛羊從而殘之矣言雖存在乎人者豈無仁
 義之心哉然人滅之所以為放其良心而無仁義者亦如斧斤之夜於牛山之木
 也是日日而伐滅之可以為美材乎言不可為美材也言牛山之日夜於牛山之木
 木與人平日之美而惡其好惡斤與牛羊相近者不遠矣以其人之平日之氣尚
 不與秀茂為美而惡其好惡斤與牛羊相近者不遠矣以其人之平日之氣尚
 汨之則氣猶靜莫不為之善也而惡於晝也但人平日之中矣且其於晝之
 所為利欲有以梏亡之矣乎且則未至於晝也惡也所以為平日之中矣且其於晝之
 旦之時其氣靜未有草木欲事以動之則未至於晝也惡也所以為平日之中矣且其於晝之
 亦如牛山日夜所長草木無以斧斤動之則未至於晝也惡也所以為平日之中矣且其於晝之
 焉而美固已有矣柰何斧斤善使不得為猶梏之制也若旦晝所為利欲以梏亡
 之者焉梏手械也利欲之制善使不得為猶梏之制也若旦晝所為利欲以梏亡
 一則夜於平日之氣不足以其近也人見其為禽獸之利欲者而為未嘗有也則其
 異於禽獸之行不遠矣以其近也人見其為禽獸之利欲者而為未嘗有也則其
 是豈人之情為如是哉言非人之情也無言人本欲為善矣其所養無物不消如牛
 但利欲從之而梏亡之矣故苟得其情也無言人本欲為善矣其所養無物不消如牛
 山苟日夜之所息兩露之潤與平日之氣是得其所養也無言人本欲為善矣其所養無物不消如牛
 矣如牛山苟為牛羊從而牧之與旦晝所為氣是得其所養也無言人本欲為善矣其所養無物不消如牛

物不消矣孟子又引孔子云操持之則存縱舍之則亡其出入徇物而不有常時莫知其所向之鄉惟獨心為若是也凡此孟子所以言人心性本善但當有常操而存之者矣○注牛山齊之東南山○正義曰蓋亦以理推之孟子曰無亦自可見故傳所謂齊景遊於牛山之上是亦知之為齊之山矣

或乎王之不智也王齊王也或怪也時人有怪王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

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

何哉種易生之草木五穀一日暴溫之十日陰寒以殺之物何能生我亦希見於王既見而退寒之者至謂左右佞諂順意者多譬諸萬物何由得有萌

牙生今夫弈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不有博也或曰圍碁論語曰

小技不專心則不得也 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

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

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有人名秋通其一國皆謂之善弈曰弈秋

其一人志欲射鴻鵠故不如也為是謂其智不如疏孟子曰此章言弈為小數

也曰非也以不致志也故齊王之不智亦若是也疏正義曰此章言弈為小數

不精也至非一人善之十人惡之雖竭其道何由能成也孟子曰無或乎王之

不智也至非一人善之十人惡之雖竭其道何由能成也孟子曰無或乎王之

之此言雖有天易生之物如一日溫煖亦少矣我自輔佐齊王而退歸而姦

有能生者也雖有能生之者然於我見之亦少矣我自輔佐齊王而退歸而姦

佞諂諛齊王者至多矣然而我尚謂賊其君者也所以言時人無或乎王之不

言之以此者蓋謂吾君不能者是謂賊其君者也所以言時人無或乎王之不

有智也當輔佐君為天下而已孟子物譬齊王既退而為善也一日暴之喻孟子為惡人之
 則齊王所以不智也喻未有一人能生者也今夫譬之秋但為技數雖小技如不
 者專一其心致其二人志則亦不得精也志故唯弈秋之言是聽一國皆稱聽之善能一
 心以專為致志者精矣為是弗若之者非謂其智弗若也以其不專心致志而聽
 其專心致志者精矣為是弗若之者非謂其智弗若也以其不專心致志而聽
 以引為比者蓋謂齊王如能專心致志惟賢者是聽則孰不與王為善乎柰齊所
 王不能專心致志惟賢是聽但為臣之善矣然則時人亦有鴻鵠將至思援弓
 繳矢而射之者故弗若彼之精而遂不為善矣然則時人亦有鴻鵠將至思援弓
 特當輔之而已然既柰何終輔之而齊王專心致志從之然後可矣孟子所以
 既退而尚如已有萌焉柰何終輔之而齊王專心致志從之然後可矣孟子所以
 此故以弈秋喻己而不專心致志惟在於鴻鵠耳○注弈博也至不得也○正義
 王雖聽己之言然不專心致志惟在於鴻鵠耳○注弈博也至不得也○正義
 曰按陽貨論語第十七篇云不有博奕者乎而說文云博局
 戲也六著十二棊也古者堯會作博圍棊謂之弈說文云博局
 之名秋善弈○正義曰按傳記有云弈秋通國之善弈也○注有
 人各秋善弈○正義曰按傳記有云弈秋通國之善弈也○注有
 弈敗笙汨之也又云疑鴻鵠亂之也亦孟子之言過變
 弧擬問以三五則不知鴻鵠亂之也亦孟子之言過變
 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
 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熊掌以喻生也
 義魚以喻生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

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

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

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有甚於生者謂義也義者不可苟得有利而死者

謂無義也不苟辟患也莫甚於生則苟利而求生矣莫甚於死則可辟患不擇善何不為耳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是

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

勿喪耳有不用不用苟生也有不為苟患而辟患也有甚於生義甚於一

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噉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

人不屑也人之餓者得此一器食可以生不得則死噉爾猶噉啐之貌也

行道之人凡人以其賤己故不肯受也蹴蹋也以足踐蹋與之乞人不潔之亦由其小萬鍾則不辯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

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言一簞食則貴禮至於萬鍾則不復辯別有禮義

與不鍾量器也萬鍾於己身何加益哉己身不能獨食萬鍾也豈不為廣美宮室供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

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

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鄉者不得簞食而食則身死尚不受

也今為此三者為之是不亦可以止

裴駟注云服虔曰蹠熊掌其肉難熟注鍾量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

器也正義曰齊大夫晏子云已說在梁惠篇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

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求不行仁義者不由路不人有雞犬放則知求

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人知求雞犬莫知求其

矣疏孟子曰至而已矣○正義曰此章言由路求心為得其本追逐雞犬務其

人皆有不行之者散其心而不知求之者可哀憫哉且人之有雞犬放之則能求追逐

之有心放心離之而不求追復然而學問之道無他焉但求其放心而已孟子曰

矣能求放心則仁義存矣以其人之學問者亦以精此仁義也

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

指之不若人也無名之指手之第四指也蓋以其餘指皆有名無名指者非手

若人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惡心不若人可

故也而反惡指故曰不疏孟子曰至不知類也○正義曰此章言舍大惡小不知其

知其類也類事也疏要憂指忘心不即於道是以君子惡之者也孟子曰至此

之謂不知類也如有人能信者則不遠秦楚之路而求信之以為惡且非疾痛有妨

人也且謂為無名之指為無用之指則恥惡之不如論心同其意也蓋云秦楚者以

其秦楚相去最為遠者也故取為己言指此孟子所以為楚之路而求信況孟子

心即在於己為最近者也尚不能求之耶此孟子所以為楚之路而求信況孟子

孟子注疏卷十一下四中華書局聚

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

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拱合兩手也把以一手把之也桐梓皆木名也人皆知用豈於身不若桐梓哉不

甚者也宜孟子有是以言之歟疏而養其樹木失事違務不得所急所以誠

未達者也孟子言桐梓之木方於仁義之道養之者豈欲其生長皆知所以灌漑

而梓之為急哉但人弗思忖之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

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一人尺一寸之膚養相及也所以

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考己之善否皆體有貴賤有小大

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養小則害大養

腹也大心志也頭頸貴者也指拇賤者為大人故也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

槲棘則為賤場師焉場師治場圃者場以治穀圃園也梧檟梓皆木名槲棘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謂醫養人疾治其一指而不

之此為狼藉亂不知治疾之人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

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飲食之人人所賤之者為其養口腹而失道

德耳如使不失道德存仁義以往不嫌於養

口腹之故曰口腹豈但為肥長
尺寸之膚哉亦以懷其道也
孟子曰養其行治其正俱用智力善惡相厲是此章言
子居處思義飲食思禮者愛也孟子曰兼愛之於身也至
人之於身無所不愛也孟子曰兼愛之於身也至
也以其兼所愛必兼所養而已然而所謂頤其大體則心
為哉但亦於己取之謂乎蓋孟子已矣所謂頤其大體則
人豈非己自取之謂乎蓋孟子已矣所謂頤其大體則心
謂也且人心既愛一尺一寸之君所謂心亦在天君者也
所謂也言人心既愛一尺一寸之君所謂心亦在天君者也
所所以考其善不善於己取之而已矣體有貴賤至尺寸
有目口鼻有形心者小也亦有貴大於人之心為一體而
為一體之賤者小者則為人之小於養其大者則謂之體
者如養其小者則為人之小於養其大者則謂之體
所好不過利慾而已而心稟於有生之初仁義之道俱存於
為大人君子養耳目口鼻形者以生之為初仁義之道俱存於
場師治場圃者如舍其梧檟之良木而特養其棘刺是場
山楸也檟棘小酸棗也梧檟可以為琴瑟材是良木小酸
木也此所以喻養體不養其小者而失其
肩背之大則為狼疾藉亂而不知醫治者也此所以比喻
養其小者而失其大者而失其
也如其飲食之且無飲食之則皆賤之者矣無他適尺寸之
懷仁義之道者亦無失其養大則口腹豈但肥長為尺寸之
梧檟山楸又云楸梓也檟棘小酸棗也梓酸棗正案此為之云云
公都子問曰鈞是

孟子注疏 卷十一下 五 中華書局聚

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大有小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

體為小人大體心思禮義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言人何

獨有從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

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小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

為大人而已矣孟子曰人有耳目之官不思故為物所蔽官精神所在也謂人

失其道而陷為小人也此章言天與人性先立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

曰鈞是人也至何也先立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

或有名曰從事於大體而以仁義養其心是從其大體為大人也

體或以利慾養其耳目之官是從事於小體為小人也

從養其小體是如之何也公都子未曉故問之曰既皆是人也

耳目之官不以心思主之而遂蔽於欲之為物既蔽於物則已矣

失則思亦為物而已是則有所得而無所喪如不思則失其所得矣

為主於思如心之所思則有所得而無所喪如不思則失其所得矣

是者斯不能奪之矣小者則耳目以先立其大者則已矣

心君也房中虛而治五官者也是以心思之大者而小者不能奪其耳目不為

利慾之所蔽茲所以從其大體而為大人也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

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天爵以德 人爵以祿 古之人脩其天爵而

人爵從之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

人爵從之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 終亦必亡而已矣 棄善忘德 孟子曰此

章言古脩天爵自樂之也今要人爵以誘時也得人棄天道之忌也惑以招亡

小人之事者也孟子曰有天爵者至終亦亡之而已矣孟子言有所謂天爵者

有所謂人爵者仁義忠信四者又樂行其善而不厭倦者是所謂天爵也自公

卿大夫者是所謂人爵此孟子所以自解之也自古之人脩治其天爵而人爵

自然從之如舜耕於歷山樂取諸人以為善而堯自脩其天爵其祿位是脩其天爵

而人爵從之者又如其伊尹之徒亦是也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

是其類也此孟子所以指今之人而言也如此者終亦必亡其利乞墦間之祭者

故孟子所以有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矣人之

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在人皆同欲貴之心人人自有貴者

廣譽也凡人之所貴富貴故曰非良貴者趙孟晉卿之貴者 詩云既醉以酒既

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

願人之文繡也 詩大雅既醉之篇言飽德者飽仁義之於身身之貴者也 孟子

孟子注疏 卷十一下 六一中華書局聚

曰至文繡也。○此章言所貴也。孟子曰：人不知求膏粱文繡，己之所優。趙孟所貴，何能比之？是以君子貧而樂也。孟子曰：欲貴者，人之皆欲之也。然而人貴者，是謂良貴。如者，但願不思其貴者耳。凡人所貴者，非是也。且以趙孟晉卿之貴，雖為所貴者，然而趙孟者，即晉襄下之文，所謂仁義廣譽者，是也。良貴也。此孟子所引而為喻也。以其趙孟者，即晉襄公之不及趙襄其良，則不及宣子則然。所貴特人爵之貴耳。如此得無賤耶？故曰：賢則不及趙襄其良，則不及宣子則然。所貴特人爵之貴耳。如此得無賤耶？故曰：賢言孟之所謂仁義者，也是亦所謂德將于醉之意。同謂德則仁義是也。言飽乎仁義者，也是亦所謂德將于醉之意。同謂德則仁義是也。珍者，也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乎？案禮云：公食大夫則稻粱為嘉膳，則膏粱飾於身。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乎？案禮云：公食大夫則稻粱為嘉膳，則膏粱飾於身。願人之文繡，則以令聞廣譽為文繡也。蓋令聞者，以繡為內有仁義之美者，也。然而不特見而善之，又有以聞而善之者，也。故云：令聞者，美喻之而遠者，又有以美喻焉。故論君子貧而樂也。顏子在陋巷，而孟子改其樂者，是謂之也。孟子曰：仁之勝耳。故論君子貧而樂也。顏子在陋巷，而孟子改其樂者，是謂之也。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之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一杯水何能救一車薪之火也？以此則謂水不勝火為仁者，亦若仁矣。則孟子至矣。○正義曰：此章與作不仁之甚者也。亡猶無也。亦終必亡。仁矣。則孟子至矣。○正義曰：此章強於不仁也。若水之勝火矣。今之為仁者，不知反本心而為仁，如以一杯杓水。

而救一車薪之火也。有火過不熄，滅則謂水不勝火，以爲不仁。勝仁矣，且如湯武之不至仁者，又甚之也。以其有過於不爲仁者也。是亦終必亡其仁矣。且如湯武之不至仁，然後勝桀紂之至不仁也。今之爲仁，但以一轉粟移民之爲仁，而望救一車薪之火也。此國以羊易之仁，而欲朝秦楚而撫四夷，是若一杯水而望救一車薪之火也。此所以終必亡其仁矣。此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萑稗夫仁吾孟子所以有激而云。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稗之成也，五穀雖美，種之不成，猶是也。萑稗之功，正義曰：此章言慎也。苟五穀不熟，萑稗是勝，是以爲仁，以其成也。孟子言五穀者，是天下種之美者，則苟五穀不熟，則不勝，萑稗是勝，是以爲仁，亦在乎成之而已矣。此章與前章相類，亦若齊宣有不勝牛之仁，而功不云於夫仁者，亦在乎成之而已矣。此章與前章相類，亦若爲仁不成之過也。五穀已說於前，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穀。學者亦必志於穀。要時也。學者志道，猶射者之張也。思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大匠攻木，工規所以爲圓也。矩所以爲方也。誨教者也。教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必須規矩，學者以仁義爲法式，亦猶大匠以規矩者也。教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事各有本道，有所隆殺，張其規矩，以射必志在學，不爲仁，猶是二教失其法而行之者也。孟子言羿爲善射者，其教人射，必志在學，不爲仁，猶是二教失其法而行之者也。其所至處也，言羿雖善射，其教人射，亦必志在學，不爲仁，猶是二教失其法而行之者也。其教誨人爲匠，必在善射，其教人射，亦必志在學，不爲仁，猶是二教失其法而行之者也。爲法度之至者也，言大匠誨人，亦必志在學，不爲仁，猶是二教失其法而行之者也。之內則學之者，亦必求於力，分之內矣。大匠誨人，亦必志在學，不爲仁，猶是二教失其法而行之者也。者亦必求於法度者，亦必求於力，分之內矣。大匠誨人，亦必志在學，不爲仁，猶是二教失其法而行之者也。未如之何矣。法度者，亦如矣。是必皆喻人於道，教人而學之者，亦如此耳。如皆不

求之於力分之內與法度之內則於道終曰此已說矣○注
古之攻射者與匠爲攻木之工者○正義終曰此已說於前矣

珍傲宋版印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十一下

孟子注疏卷十一下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牛山未嘗盛美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未作木

亦猶此山之有草木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無此也二字

可為美乎 各本可下有以字此本脫

日晝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作晝日也

利害于其心 監毛二本同廖本閩本孔本韓本于作干

以為未嘗存善木性 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存作有木作才閩監毛三本存作有木作本

章指言秉心持正使邪不干猶止斧斤不伐牛山山則木茂人則稱仁也

其所以終而為者 各本本而作不是也

其一人志欲射鴻鵠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足利本志作念韓本考文古本志下有念字

故齊王之不智亦若是 各本同孔本下衍也字

章指言弈為小數不精不能一人善之十人惡之雖竭其道何由智哉詩云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孟子所以引為比者

閩監毛三本比誤此

不為苟患而辟患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上患作惡

蹴爾而與之

音義張取六切或作雖音同案玉篇雖楚也則蹴雖可通用盧刊音義雖作躍非也通志堂微波榭本俱不誤

人之餓者

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餓誤賤

猶噉爾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噉作呼○按呼是呼即今俗云招呼咄啐謂招呼也

行道之人凡人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凡上有道中二字

則不辯禮義而受之

音義云丁本作變案周易坤釋文由辯苟作變是辯變古字通用

則不復辯別有禮義與不

廖本孔本韓本同閩監毛三本不改否考文古本復作得

窮乏者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所謂失其本心者也

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者字

章指言舍生取義義之大者也簞食萬鍾用有輕重縱彼納此蓋違其本凡

人皆然君子則否所以殊也

有甚於死者

閩監二本同毛本於下衍言字

可哀憫哉閩監毛三本孔本同韓本考文古本哉作也

人知求雞犬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犬作狗

學問所以求之矣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矣字有者是

章指言由路求心為得其本追逐雞狗務其末也學以求之詳矣

且人有雞犬放之閩監二本同毛本且改几

為指之不若人故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岳本孔本韓本無之字

章指言舍大惡小不知其要憂指忘心不嚮於道是以君子惡之也

不思之甚者也宜孟子有是以言之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者字宜孟子以下九字

章指言莫知養身而養孔本韓本樹木失事違足利本務不得所急所以誠

未達者也

宜誠之以此閩監二本同毛本脫宜字

不可舍貴養賤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也上有者字

為大人故也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故也二字

棫棘爾雅枝勘記唐宋人本艸注皆作棫棗爾雅遵羊棗注引孟子養其棫棗也統言之也故羊棗雖小而得稱棗

棫棘小棘按此是棫棗小棗之誤不可不正小棘之語尤為不通

人所賤之者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所下有以字

豈但為肥長尺寸之膚哉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哉作邪

亦以懷其道德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古本亦為懷其道者也孔本韓本作亦

作亦以懷其道者也

章指言養其行治其正俱用智力善惡相厲是以君子居處思義飲食思禮也

此天之所與我者廖本閩監毛三本同岳本此乃亦作比方又集注云舊本文集云

比而趙注亦以比方安可因近本既多作此而疑之亦作此乃未詳孰是○按朱子

其大者文意甚明漢書賈誼傳比物此志也如淳曰比謂比方也今多譌此物

此乃天所與人情性廖本閩監毛三本同岳本此乃作比方○按

則惡不能奪之而已矣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之而已矣四字

章指言天與人性先立其大心官思之邪不乖越故謂之大人也

終必亡也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也作之

章指言古修天爵自樂之也今要人爵以誘時也得人棄天道之忌也惑以

招亡小人事也

故曰非良貴者孔本者改也浦鏜云也誤者

晉卿之貴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足利本無也字

又能賤人孔本無又字

人之所自有也者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章指言所貴在身人不知求膏梁文繡己之所優趙孟所貴何能比之是以

君子貧而樂也

則人特不特見而善之補監毛本上特字作將是也

此章言所貴在身此上當有正義曰三字閩監毛三本不脫

何能救一車薪之火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能救作勝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救作勝

則謂水不勝火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無則字

亦終必亡仁矣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亡作無

章指言為仁不至不反諸己謂水勝火熄而後已不仁之甚終必亡矣為道

不卒

足利本誤率

無益於賢也

以羊易之仁

易下脫牛字閩本剗增牛字是也監毛二本同閩本

章指言功毀幾成人在慎終五穀不熟萑稗是勝是以為仁必其成也

必志於穀

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三本志作至下同浦鏗云志誤至

古之善射者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善作工疏引作攻

穀張弩付的者

付字糢糊閩監毛三本如此廖本孔本韓本作穀張也張弩向的者考文引穀張云古本下有也字又引弩付的者云付

作向○按張弩向的所謂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也

用思要時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時作專孔本韓本要作專

得射者之張也

得字糢糊閩監毛三本如此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得作猶浦鏗云得當猶字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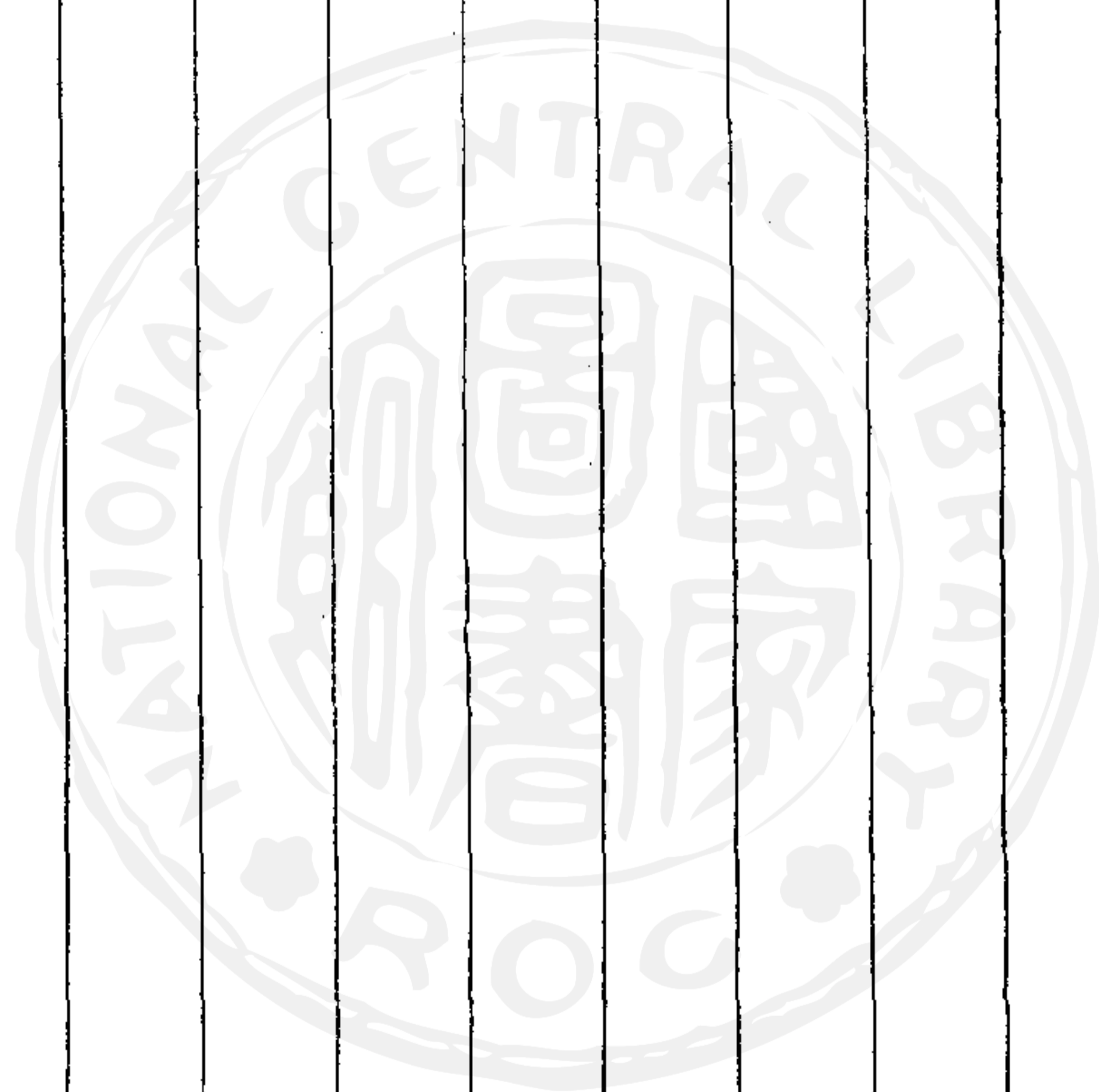
攻木工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攻木之工疏引有之字

所以爲圓也 閩監毛三本韓本同岳本圓作園孔本脫也字

章指言事各有本道有所隆殺張規矩以喻爲仁學不爲仁猶是二教失其法而行之也

孟子注疏卷十一下校勘記

一珍做宋版印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十二上

告子章句下 凡十六章

趙氏注

孫奭疏

疏正義曰此卷趙氏分為下卷者此卷十有六章其一章言臨事量宜權其

不患不能是以小弁之怨未足以為愆也四章言生之膝下欲下以為俗五章言君

慕不交及稅動不違道享見之儀亢荅不差不其六章言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孔子將行

戰勝為下九章言善為國者必藏於民君民以往其普為觀也十章言先王典禮

萬世可遵什一供貢下富上尊十一概十四章言聖賢困窮天堅其志次賢感激乃

信不立三章言好善從人聖人十一概十四章言聖賢困窮天堅其志次賢感激乃

凡此十六章合上卷二十章是告子之篇有三十六章矣凡此十六章合上卷二十章是告子之篇有三十六章矣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廬連問二者何者為重曰禮重禮重曰色與

禮孰重曰禮重上重也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

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任人難屋廬子云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

以告孟子孟子曰於荅是也何有於音烏歎辭也何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

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鈎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

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

孟子言夫物當揣量其本以齊等其末知其大小輕重乃可言也。不節其數累積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岑樓山之銳嶺者寧可謂寸木高於山邪？金重於羽謂

多者比禮之輕者何翅食色重哉。翅辭也。若言何其不重也。往應之曰：紵兄之

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紵則不得食則將紵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

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教屋廬子往應任人如是紵戾也摟牽

疏至摟之乎？正義曰此章言臨事量宜稱其輕重以禮為先食色為後者也。任人有

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屋廬子荅之曰：禮重。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

者何者？為重曰：禮重。屋廬子荅之曰：為禮重。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

與禮二者孰重曰：禮重。屋廬子又荅之曰：以為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

迎乎？任人又問之曰：人若待有禮然後食乎？任人食則飢而待禮而食也。

食而不見飢餓必待以禮然後食乎？任人食則飢而待禮而食也。行親迎婚之

禮則不得其妻不待親迎之禮則不得其妻。親迎則客祭主親迎之禮則客祭

親迎也。所謂禮食者案禮云：主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祭。故君子

之能對國以任人。此言告孟子屋廬子未嘗有言於荅是也。何有至則將摟之乎？

廬子不能荅此言而乃嘆之曰：雖此方寸之木可令高於岑樓。岑樓山凡物有

常如不揣量其本但齊等其末則雖方寸之木可令高於岑樓。岑樓山凡物有

也。此乃齊等其末而不量其本之謂也。言雖可謂之一帶鉤之金與一車羽毛

之謂哉。是亦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之謂也。言雖可謂之一帶鉤之金與一車羽毛

於輕者比一帶鉤之金不能重於一車之羽也。如不揣其本，則取食之重者與禮為鉤金也。如是則任積累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積一車之羽毛，可使重於屋廬。子使往，不應於任，則得妻。人曰：「綫戾其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其食，不則將為之妻。則將可以牽處女乎？」言不可如是也。故以乎言之，所謂東家則託此言之矣。○注：謂鄰家也。然而鄰亦有西南北之國，在齊楚之間。後亦有案文在孟子居鄒之段。○注：岑樓山之銳嶺。○正義曰：釋云：山小而高者曰岑。是知岑樓即知為銳嶺之峯也。曰樓者，蓋重屋曰樓，亦取其重高之意也。○注云：處女○正義曰：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也。○注云：曹交者，魯君之弟，交名未嫁者，也。曰：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也。○注云：曹交者，魯君之弟，交名有仁義之心，堯舜行仁義而已。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亦長獨但食粟而已，當如之何？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雞，則為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鳥獲之任，是亦為鳥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孟子曰：何有於是？是言乎仁義言我力不能勝一小雞，則謂之無力。人言我能舉百鈞，百鈞三千斤也。則謂之有力之人。鳥獲古之有力人也，能移舉千鈞，人能舉其所任是為鳥獲才也。夫一匹雞不舉，豈患不能勝哉？但不為之耳。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

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長者老者也弟順也人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子服

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

桀而已矣孝悌而已人所不能也堯服衣服不踰禮也堯言仁義之言堯行孝悌

似堯為桀似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交欲學於孟子願

也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孟子言堯

也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孟子言堯

也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孟子言堯

也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孟子言堯

也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孟子言堯

也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孟子言堯

也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孟子言堯

也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孟子言堯

也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孟子言堯

也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孟子言堯

也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孟子言堯

身乃服桀非常之服口誦詭懦之言所行乃行桀淫虐之行如此是亦為桀而已矣交得見於鄒君至於門曹交聞孟子言至此乃曰交得見鄒君可以因而假館舍願留止而受業於夫子之門而學於孟子也曰夫道若大路至人病不子乃荅之曰夫道若大路較然易行也豈為難知者哉言不難知也但人病不求之耳子歸曹而自能求之而行其道亦不少師也何必願受業於我孟子所以荅之此者蓋為曹交欲挾鄒君而問道是挾貴而問者也是以辭之而已抑亦不屑教誨之謂也○注鈞三千斤○正義曰已前篇說之士為獲之徒並皆歸焉也正義曰案皇甫士安帝王世說云秦武王好多力之士為獲之徒並皆歸焉秦王於洛陽與周鼎為獲兩目血出六國時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人也孟子假是而開關曹交之蔽而已矣

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之篇伯奇之詩也怨者怨親之過故謂之小人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入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固陋也高子年長孟子曰陋哉高父之為詩也疏越人故談笑戚親也親其兄故號泣而道之怪怨之意也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曰何辜于天親親而悲曰凱風何以不怨詩邶風凱風怨之辭也重言固陋傷高叟不達詩人之意也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而丑曰凱風亦孝子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而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也孟子曰凱風言莫慰母心母心不悅也知親之過小也小弁曰行有死人尚或瑾之而會不關已知親之

過大也愈益也過已大矣而孝子不怨思其親之意何為如是益疏之道也
 故曰不孝磯激也過小耳而孝子感激輒怨其親是亦不孝也孔子以舜年五
 十而慕其親不知高叟稱曰孝之至矣孝之疏之公孫丑至而慕○喘息呼氣通於
 不可已也知高叟譏小弁為不孝得矣疏之公孫丑至而慕○喘息呼氣通於
 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公孫丑問孟子曰高子何有云小弁之詩曰高子之
 弁小人之詩也高子怨也孟子曰固哉高叟之謂高子也何有云小弁之詩曰高子
 詩也孟子曰曰為其有怨也孟子曰固哉高叟之謂高子也何有云小弁之詩曰高子
 丑又荅之曰曰為其有怨也孟子曰固哉高叟之謂高子也何有云小弁之詩曰高子
 且託以稱曰曰為其有怨也孟子曰固哉高叟之謂高子也何有云小弁之詩曰高子
 泣也此無他與越人疏也兄親也小弁之人詩其辭有怨之則己見之則但談笑而道
 道也陋矣夫高子之謂此詩為小人之詩然則親之故也垂涕親親仁
 達詩人之意之甚者也曰凱風之詩是親之過也觀之有子曰至七十而慕者
 孟子詩也何之曰獨不怨也凱風之詩是親之過也觀之有子曰至七十而慕者
 之心為親之過則怨以責己為親之過也觀之有子曰至七十而慕者
 我罪伊何是則怨以責己為親之過也觀之有子曰至七十而慕者
 親也親之過則怨以責己為親之過也觀之有子曰至七十而慕者
 大者以親之過則怨以責己為親之過也觀之有子曰至七十而慕者
 弁為太子之傅作焉始與適人今七子之母則非過齒子幼者先乃反禮夫死
 室而欲去嫁是孝者凱風父母不可激之亦為者也故曰磯者蓋磯激也若
 慕之者是不孝也凱風父母不可激之亦為者也故曰磯者蓋磯激也若
 微切以感激之孝子幾乎所以云愈疏不孝也水順其流而激之耳今引孔子有云
 可幾諫安得謂孝子乎所以云愈疏不孝也水順其流而激之耳今引孔子有云

舜其為至孝者耳以其但亦五十年尚能慕親矣孟子所以引以此蓋謂至孝則當怨慕之也然則小弁之怨安得謂為小人乎宜高子所以見誚於吾孟子

矣○注伯奇仁人而父虐之至何辜于天○正義曰按史記云幽王嬖愛褒姒

申后并去太子宜白以褒為后以伯服為太子後立為平王者是宜白者也以

此推之則伯奇宜白也故小弁之詩注云幽王娶申女為太子宜白又娶褒姒

生之子伯服立以為后而放宜白將殺之故也○凱風至小弁曰行有死人尚或

無以安母之心也云行有死人之者注云墳路塚也箋云相視投掩行

道也視彼人將掩兔尚先驅走之者道中有死人尚覆掩之成其墳者言

不忍也○宋輕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宋輕宋人名輕學士年長

也道遇問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

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輕自謂往說二王必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

指說之將何如○孟子敬宋輕自稱其名曰軻曰我將言其不利也○輕曰我將為

之不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

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

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

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孟子曰先生志誠大矣所稱名號不

可用也二王悅利罷三軍三軍士樂

待之而悅利則舉國尚利以相接而忘仁義則其國從而亡矣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

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

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

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三軍之士之道不忍與兵

咸何以仁義相接可以致宋為俗俗化於善久而致平俗化於惡久而致傾者也

王何必以仁義相接可以致宋為俗俗化於善久而致平俗化於惡久而致傾者也

宋之輕曰先生楚孟遇於石丘曰先生將相逢於石丘則宋國地也孟子尊

老之輕曰先生楚孟遇於石丘曰先生將相逢於石丘則宋國地也孟子尊

乃問之曰先生將何往曰吾聞秦楚構兵至我將有遇焉宋輕又見孟子曰我聞

秦之楚二國交兵我將何往曰吾聞秦楚構兵至我將有遇焉宋輕又見孟子曰我聞

罷之秦也請無敢問其詳悉願聞其志也曰軻之將如將何說我將又見孟子曰我聞

名曰軻也請無敢問其詳悉願聞其志也曰軻之將如將何說我將又見孟子曰我聞

也輕曰又曰我將說之志則誠為大矣先生之志則不可用也先生何必曰

利孟子曰又曰我將說之志則誠為大矣先生之志則不可用也先生何必曰

之說乃三萬七千五百人也如此是必罷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

苟懷抱其利則君臣父子兄弟皆亡去仁義之道特懷利以相接待君臣父子兄弟

道皆以楚之相接待然而不悅從仁義而未之有也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

樂罷兵道而悅從其父為人也弟者懷抱仁義之道以奉其兄是則君臣父子兄弟

仁義之道而悅從其父為人也弟者懷抱仁義之道以奉其兄是則君臣父子兄弟

乃去其利而抱仁義相接也既懷抱仁義而相接待則父子君臣

兄弟第弟如此則不為王者未之有也言如此則可以為王矣何必曰利以說

之乎蓋為利則其害至於亡身為仁義則其利至於王故曰何必曰利也此孟

子所以持仁義之道教宋徑事其秦楚譏其欲以利說秦楚也○注宋徑宋人

名徑○正義曰案荀卿非有十二子云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會不足以容

辨異懸○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宋鉞也楊倞云

宋鉞宋人與孟子尹文子彭蒙慎到同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

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任薛之同姓小國也季任

季任為之居守其國致幣帛之禮以交孟子受之而不報平陸他日由鄒之任

齊下邑也儲子齊相也亦致禮以交於孟子孟子而不報之也

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聞矣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

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連屋廬子名也見孟子答此二人有異故喜曰連

季子不見儲子者以季子當君國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

子民之處儲子為相故輕之邪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

役志于享為其不成享也孟子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

有闕也故曰不成享禮儲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

之平陸屋廬子已曉其意聞義服故悅也人問之曰何為若是屋廬子曰季子

禮為其不尊賢故疏孟子居鄒至平陸○正義曰此章言君子交接動不違禮

禮答而不見之也疏享見之儀亢答不差是以孟子此章言君子交接動不違禮

孟子居鄰國至而不報言孟子居處鄰國季任為居守以幣帛之禮以交孟子受

而孟子亦受之而不齊卿相之時居處於平陸齊之邑儲子言孟子為齊相以幣帛交孟

子乃見此二季人自平陸往齊國乃不見儲子言孟子為齊相與屋廬子見孟

子歟曰夫子往任為其不見成享也孟子曰連於今日得間隙與夫子為語矣故問孟

其尚書洛誥篇有云享多儀言享之禮多儀法也如儀不及享獻之物是曰

不享以其無儀法雖有物以享之但亦如不享耳惟在上者不役使下之志於

享也廬子以我不得見儲子者為其儀不及物聞孟子言也我所以受之幣而見

也屋廬子曰洛誥云是幣交孟子謂屋廬子所以往而見答也儲子為齊相得越境親

問之曰孟子故但何謂屋廬子所以往而見答也儲子為齊相得越境親

鄰國見孟子故但何謂屋廬子所以往而見答也儲子為齊相得越境親

所謂儀不親及物為不見成享也然孟子所以親見之但亦以幣交之是也○注任薛之同

姓正義曰案魯隱公十一年左傳云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使羽父請於薛侯

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杜預云薛任姓也齒列

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姓也○注尚書洛誥篇云正義曰此篇召公既相宅周

居洛之義也云享多儀至惟不役志于享者案安國傳云奉上謂之享言奉上

之道多威儀威儀不及於禮物惟曰不奉上人君惟不役志於奉上則凡人化

之惟曰不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

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淳于髡姓髡名也齊之辨士名者有道德

有三卿謂孟子嘗處此三卿之中矣未聞名實下
濟於民上匡其君而速去之仁者之道固當然邪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

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

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伊尹為湯見貢於桀不用而歸湯湯復貢之如何者五

者何也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孟子言君子進退行止未必

速去故引三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

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孔子曰魯繆公時公儀休為執政之卿子柳泄柳也子思

亡其土地者多若是賢者無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

則亡削何可得歟孟子云百里奚所去國亡所在國霸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

河西善謳絲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

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

識之王豹衛之善謳者淇水名衛詩竹竿之篇泉源在左淇水在右碩人之篇

西善謳所謂鄭衛之聲也絲駒善歌者也高唐齊西邑絲駒處之故曰齊右善

國俗化之則効其哭髡曰如是歌哭者尚能變俗有中則見外為之而無功者

孟子注疏卷十二上

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

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眾人固

不識也孟子言孔子為司寇為賢臣不用不能其道也從魯君而祭於宗廟

當賜大夫以胾燔肉不至。膊炙者為燔。詩云燔炙芬芬。反歸其舍。未及

稅冕而行。燔肉不至。我黨從祭。以禮不得。燔肉而愠也。知者以為為無禮。乃欲

以微罪行。燔肉不至。我黨從祭。以禮不得。燔肉而愠也。知者以為為無禮。乃欲

所欲急去也。衆人固不識君子之志也。而俟終日。孔子將行。冕不及稅。庸人幾而

辨士也。淳淳于髡雖問。孟子曰。先名實者勝也。淳于髡曰。至固如是乎。淳于髡

也。有功而獨善其身。則功利之名。進而後治。名實者。自為今。夫子嘗處於三

人也。退而實未加。於上。人固肯如是乎。髡之君。而治國。仁人無以不

中而實未加。於上。人固肯如是乎。髡之君。而治國。仁人無以不

是也。故以此。及於上。人固肯如是乎。髡之君。而治國。仁人無以不

澤而濟於民也。孟子曰。所謂伯夷。非其君不事。是矣。五就於湯。五就於桀。賢而

事不肖者。是伯夷也。所謂至伯夷。非其君不事。是矣。五就於湯。五就於桀。賢而

也。所謂何事。非我治。亦能。我哉。阮窮而不憫。遺佚而不怨。是矣。謂此。柳下惠

者。雖進退。曰。仁也。君子然其履。則已矣。何必同。孟子曰。其問。一者。所謂於仁。趨也。

言三子。進退。行止。皆一於仁。見於伯夷。不必進。亦不見於退。而為清。伊尹。則見

於必進而為任。下惠。之仁。則見於伯夷。不必進。亦不見於退。而為清。伊尹。則見

行止。履而仁。而已。亦何用。其清。退行。止。亦。有。仁。而已。故。以。是。荅。淳。于。髡。曰。魯。繆

者。蓋。謂。之。去。齊。而。是。亦。伯。夷。之。清。者。也。是。亦。有。仁。而。已。故。以。是。荅。淳。于。髡。曰。魯。繆

公之時公儀子為政至無益於國也髡所侵削益甚如此時公儀休為執政之卿
泄柳孔伋為師傅之臣而魯國為敵國所侵削益甚如此是賢者不能拯救之
是賢者無所益於國家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其國秦繆公任用之而得為霸是則孟子又荅之
曰虞君不能信用百里奚而亡其國秦繆公任用之而得為霸是則孟子又荅之
則國亡矣何特止於見削之歟故曰政號何可得歟蓋夫是事也又說於萬章首
去之秦而穆公釋其囚授之歟以國政號何可得歟蓋夫是事也又說於萬章首
卷之末詳矣曰昔者王豹處於淇上至善歌詠者髡又曰往高唐而齊右之人
皆能善歌凡此皆以國俗尚化之故而皆效其二夫如周杞梁皆死於事其
二能妻哭哀城為之崩國俗尚化之故而皆效其二夫如周杞梁皆死於事其
俗則有諸中必見於外如無功者髡未會見之也如此繆公不能無賢者也
者則髡必知之矣淳於髡如所以又言之此者以其不知繆公不能無賢者也
柳子思三子之道徒疑之復譏於孟子曰淇水西高唐齊右皆地也曰孔子為
亦若是矣故引而論之復譏於孟子曰淇水西高唐齊右皆地也曰孔子為
魯司寇祭於宗廟當賜大夫以胙肉且孔子為魯司寇祭於宗廟當賜大夫以胙肉且
從魯君祭於宗廟當賜大夫以胙肉且孔子為魯司寇祭於宗廟當賜大夫以胙肉且
祭者以謂為君無禮乃欲以微罪行微罪以孔子為魯司寇祭於宗廟當賜大夫以胙肉且
則大夫之黨不能從君祭也從祭之禮有者又備以孔子為魯司寇祭於宗廟當賜大夫以胙肉且
庸衆之人固不能識而祭也從祭之禮有者又備以孔子為魯司寇祭於宗廟當賜大夫以胙肉且
亦君子之道也豈淳于髡也長不識也○注淳于髡多辨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之傳云
淳于髡者齊之贅婿也長不識也○注淳于髡多辨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之傳云
喜隱好為淫樂長夜之飲酒不洽大鳥云云更不具述○注髡曰魯且危
之左好莫敢諫淳于髡曰飲酒不洽大鳥云云更不具述○注髡曰魯且危
公至賢為正義曰云公儀休為執政之卿者案史記云公儀休魯博士以高第
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

得取小漢書曰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於舍而茹葵愠而拔
 其葵曰吾以食祿又奪園夫織女利乎是公儀休執政之事也云子柳泄柳也
 檀弓云子百柳鄭注云子柳魯敬仲皮之云百碩兄也子思孔伋已說於前矣○
 注孟子云百里奚去國至賢也正義曰云百里奚所去國亡所在國霸者即經○
 所謂知虞之將亡而先魯去之相秦而霸其君是也云何但得削者如楊子云或
 人所問魯用儒而削雄曰魯不用真儒故也如用真儒無敵於天下安得削亦或
 人問也○注王豹衛之善謳至河內其北○正義曰王豹衛之善謳者注案衛詩以淇
 水在衛地說文淇水出河內其北○正義曰王豹衛之善謳者注案衛詩以淇
 接元北邊翟齊至高唐杜氏曰高唐在祝阿縣西北是也云高唐齊西邑案齊莊
 公殖甲夜入宿于莒郊明襄公二十三年齊莊公旋自晉不入莒之邑莒杞梁重
 旋載甲夜入宿于莒郊明襄公二十三年齊莊公旋自晉不入莒之邑莒杞梁重
 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人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
 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
 郊使弔之辭曰殖室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公襲莒逐得
 與郊弔齊侯弔諸室杜注云杞梁殖也華周即華旋也或云齊莊公襲莒逐得
 而死其妻孟姜向城而哭城崩○注孔子為世家云魯定九年為魯賢臣從魯君而祭於宗廟
 燔肉不至者○正義曰案孔子世家云魯定九年為魯賢臣從魯君而祭於宗廟
 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定十三年季氏將墮費十有四年孔
 子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門人聞君定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
 言也於是誅大夫亂政者少正卯齊人聞君定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
 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燔于齊大夫歸則吾猶可止於政事致燔俎于夫子可
 孔子遂行宿于此魯國之南地也
 王肅曰燔祭肉也孔子因適之衛矣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十二上

孟子注疏卷十二上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何者為重 各本同孔本無者字

豈重一車羽邪 閩監毛三本孔本同韓本考文古本車作輿

翅辭也若言何其不重也 按翅辭也者翅者是語詞即不啻也說文口部曰啻語時不啻也奚翅不啻猶史漢之言駮頤或析

翅字訓但誤矣注云若言何其重也正謂色食之重者後人添不字遂不可解矣

章指言臨事量宜權其輕重以禮為先食色為後若有偏 足利本殊從其大

者屋廬子未達故譬樓紵也

周人迷於戶 迷當作迎閩監毛三本不誤

當如之何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之字

力不能勝一匹雛 音義匹丁作疋云注云疋雛小雛也匹不訓小而詁訓及諸書疋訓耦訓小無文今案方言心小也音節蓋與疋字相似

後人傳寫誤耳

則謂之無力人 閩監毛三本同孔本謂作為力下有之字韓本考文古本力下有之字

百鈞三千斤也 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廖本千作十考文引亦作十足利本無百鈞二字案廖本非也

則謂之有力之人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矣字

孝悌而已矣 閩監毛三本同宋九經本岳本咸淳衢州本孔本韓本悌作弟○按悌者俗字

淫虐之行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也字

為桀似桀而已矣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而已矣三字

不必留館學也 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館作此

章指言天下 韓本考文古本有之字 大道人並由之病於不為不患不能是以曹交請

學孟子辭焉蓋詩三百一言以蔽之 孔本韓本足利本作也

夫堯舜二帝之道而已 閩監毛三本而已上增孝第二字是

則行堯所行堯所行之迹 閩監毛三本刪堯所行三字是

口誦詭懦之言 閩監毛三本誦下增桀字

注鈞三千斤 案鈞上當有百字閩監毛三本改千為十非也

帝王世說云 案說當作紀

高父之為詩也 閩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同監毛二本父誤變

不達詩人之意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意下有甚字

不可磯按段玉裁曰注中訓磯激也但於雙聲求之磯與屹概字古音同謂摩也故毛詩音義曰磯居依反又古愛反古假借字耳近人以石激水解之殊誤說文固無磯字

而曾不閱已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閱誤關案十行本閱字稍模糊翻刻閩本時誤認爲關字遂改爲關耳

而慕其親不殆閩監毛三本同岳本考文古本足利本慕上有思字孔本韓本與岳本同殆作怠是也

孝之至矣岳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矣誤耳

爲不得矣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得誤達

章指言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

小弁之怨未足以孔本韓本考文爲愆也引古本無以字

孟子又問孫丑閩本同監毛二本孫上增公字非下孫丑又荅之同

以襄爲后閩本同監毛二本襄下增姒字

問欲何之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得從其志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不敢詳問其指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其上有願聞二字

先生之志則大矣 毛本生誤王下先生之號同

三軍士樂之而悅利 考文古本無三軍二字

則其國從而亡矣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無從而二字

章指言上之所欲下以為俗俗化於善久而致平俗化於惡久而致傾是以

君子創業慎其所以為名也

居守其國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也字

致幣帛之禮 足利本無帛字

受之而不報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韓本不作未下有也字

亦致禮以交於孟子 閩監毛三本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於字

孟子亦不荅之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考文古本作而未荅也孔本韓本足利本作受而未荅也

聞義服故悅也 閩本同監本服上剗增而字毛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監本○按當作聞義則服用弟子職語

故禮荅而不見之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禮之也三字

章指言君子交接動不違禮享見之儀亢考文古本允考文古本答不差是以孟子或見或

否各考文古本否考文古本以其宜也

有道德之名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也字

見貢於桀足利本貢作賁下復貢同○按貢是也

不用而歸湯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上有桀字

如何者五閩監毛三本何改是岳本孔本韓本作此

所履則一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則作者

趨於屢仁而已補案屢當作履監毛本不誤

髡為其速去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為作譏

孔子之孫伋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子之孫三字

衛詩竹竿之篇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日字

北流活活監本下活誤滯

齊右善歌毛本歌誤謳○按右一本作后見文選注藝文類聚要非趙本也

為之而無功者

考文古本之作事

則髡必識之矣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之矣作知之

為司寇為賢臣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為魯賢臣

膊炙者為燔

毛本膊誤燔

未及稅冕而行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稅下有解祭之三

不欲為誠欲急去也

考文古本上欲作敬

眾人固不識君子之所為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識作能知二字

章指言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孔子將行冕不及稅庸人不識課以功實淳于

雖辯終亦屈服正者勝也

孟子曰至其趨也者

閩監毛三本也上增一字毛本趨作趨

下惠之仁

閩本同監毛二本上增柳字

蓋謂之去齊

閩監毛三本之上增我字

則大夫之黨黨從君祭

補監毛本下黨字作當是也

齊侯歸杞梁之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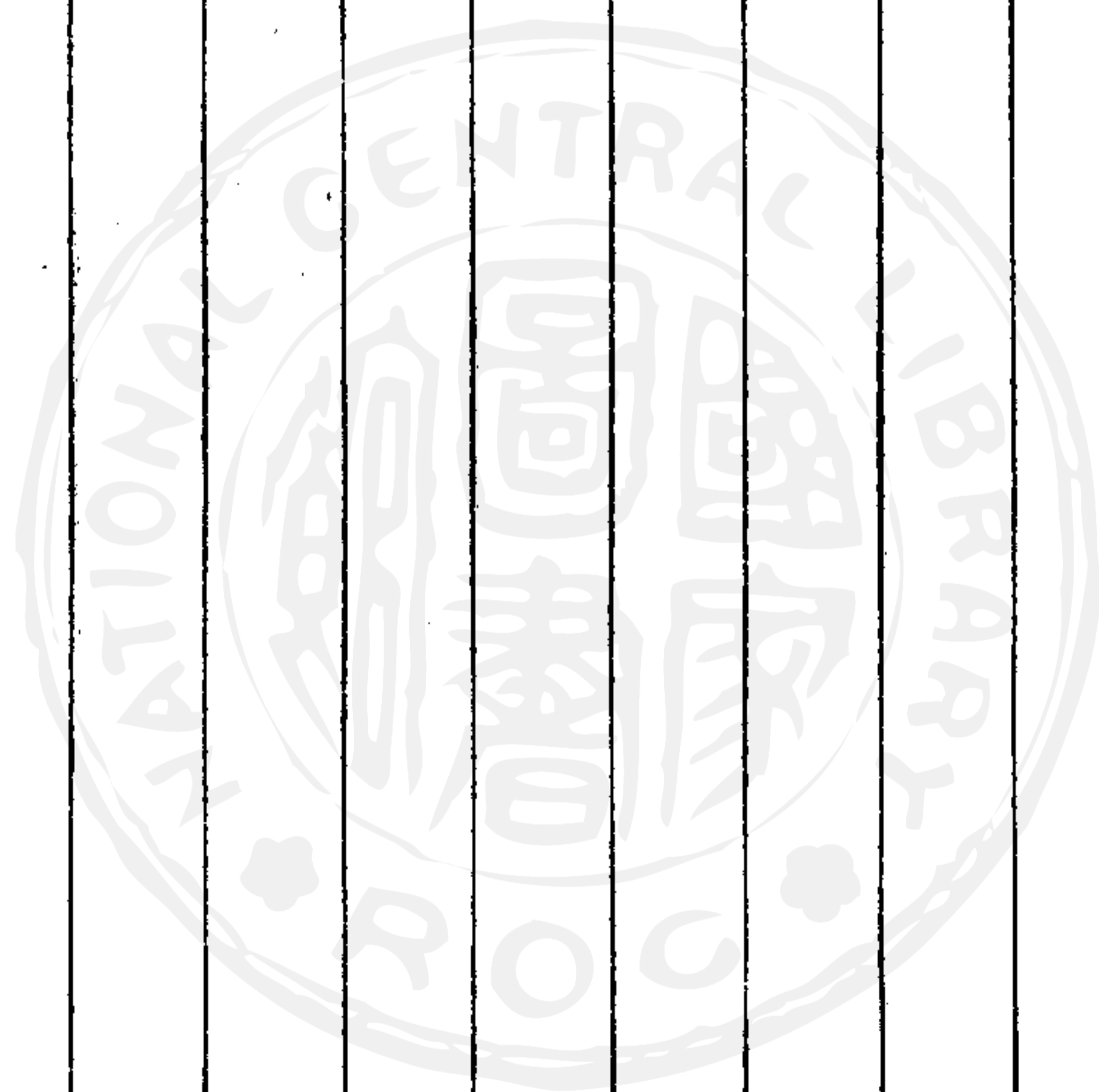
閩本同監本杞上剜增遇字毛本同

宿于此此魯國之南地也

閩本同監毛本此改屯

孟子注疏卷十二上校勘記

珍做宋版印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十二下

告子章句下

趙氏注

孫奭疏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五霸者大國秉直道以率諸侯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是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王是也

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謂當孟子之時諸侯及大夫也諸侯臣總

謂之大夫罪人之事下別言之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

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

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培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

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

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巡狩述職皆以助人民慶賞也養老尊賢能者在位賞之以地益其

地也培克不夏之人在位則責讓之不朝而至三則討之以六師移之就之也

於三王之法乃為之罪人也

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

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

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

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

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齊桓公五霸之威者也與諸侯會于葵丘

不敢負之不得專誅不孝樹立人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也

也尊賢養才所以彰明有德之人敬老愛小恤矜孤寡客羈旅勿忘忽也仕為

大臣不得專殺大夫不得以私怒行戮也無攝無曠庶僚也取士必得賢也立賢

無方也無專殺大夫不得以私怒行戮也無攝無曠庶僚也取士必得賢也立賢

于好無構怨也桓公施此五命而今諸侯皆犯之故曰盟主也言歸

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

人也君有惡命臣長大而宣之其罪在不能拒逆君命故曰小也逢迎也君之

曰君之惡故疏是以博思古法以匡時君者也孟子王道浸衰轉為罪人孟子傷之

五霸者乃為夏禹商湯周之罪人也今之諸侯謂孟子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

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亦謂孟子時之大夫乃為今之諸侯謂孟子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

適諸侯至三王之大夫亦謂孟子時之大夫乃為今之諸侯謂孟子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

諸侯所守之地至入其諸侯疆境見其土地開辟而不蕪田野耕治而不荒

益其地也入其封疆見土地荒蕪而不能開辟又遺棄其耆老失其賢人惟以慶賞

述多取聚斂之臣爵至其二不以朝則削滅其土地以讓不特責讓之命六師以不移易

而啓之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年表云周莊王○五霸至者也正義曰云齊桓晉

文至楚莊五霸會旅諸侯於甄命無拜襄王九年卒桓公鄭自釐王三年始霸至

侯於三始天子使宰孔賜胙命無拜襄王九年卒桓公鄭自釐王三年始霸至

卒凡得王二十三年晉文公重耳自周襄王九年卒桓公鄭自釐王三年始霸至

伐曹襄王二十四年晉文公重耳自周襄王九年卒桓公鄭自釐王三年始霸至

十三年伐楚八年會死泓戰是周襄王十五年秦繆公任好自周襄王三年始霸至

年即位二十九年陳卒以人從死是歲襄王三十五年秦繆公任好自周襄王三年始霸至

于汪三十九年陳卒以人從死是歲襄王三十五年秦繆公任好自周襄王三年始霸至

即位三十九年陳卒以人從死是歲襄王三十五年秦繆公任好自周襄王三年始霸至

周定王十六年夏禹商湯九年左傳說於前矣○注齊桓至罪盟且脩好禮曰

云與諸侯會于葵丘案魯僖公九年盟之既盟之後言歸于好是謂也

也秋齊桓盟諸侯于葵丘案魯僖公九年盟之既盟之後言歸于好是謂也

歲所謂周襄王元年矣云誅不孝者如衛世子如晉獻公於驪姬是以愛妾為

其父此之類無不孝者為嫡者無正妃曰嫡也如晉獻公於驪姬是以愛妾為

易世者此之類無不孝者為嫡者無正妃曰嫡也如晉獻公於驪姬是以愛妾為

菁菁也云尊貴育才樂育凡此是尊賢養才之意也云敬老愛小恤矜寡孤

如周禮大司徒之職云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養孤

政施仁必先繇寡孤獨是其旨也云賓客羈旅無忽忘也周禮太宰職云以禮

待賓客之治是乃得世賓客也如魯有臧孫氏仲孫氏季孫氏晉有狐氏

大臣不世官乃得世賓客也如魯有臧孫氏仲孫氏季孫氏晉有狐氏

趙氏荀氏文王治岐士無世祿有高氏國氏崔氏衛有甯氏孫氏是皆世官之類

也孟子曰文王治岐士無世祿有高氏國氏崔氏衛有甯氏孫氏是皆世官之類

官也曠空也尚書注云無曠庶官天工人事無攝則為非禮孔子曰管仲官事不攝

官也曠空也尚書注云無曠庶官天工人事無攝則為非禮孔子曰管仲官事不攝

官也曠空也尚書注云無曠庶官天工人事無攝則為非禮孔子曰管仲官事不攝

官也曠空也尚書注云無曠庶官天工人事無攝則為非禮孔子曰管仲官事不攝

焉得儉所以譏誚之矣云取士必得立之無方者如桓公取管仲於賊國湯立
賢無方是矣若晉奚齊之於里克陳靈公於夏徵舒是取士不得矣云不得以
私怒行戮者如文公六年左傳云買其大夫趙盾括十五年其班而知其無援於晉乃
使續鞠居殺處父成公八年晉殺其大夫趙盾括十五年其班而知其無援於晉乃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是也凡禁者然春秋書之四十年有七是專殺大夫也云無
則無曲防是以為無曲防障其水以障谷會諸侯于葵丘穀梁以溝洫所為此矣
是齊桓會諸侯于陽穀公羊以為障谷會諸侯于葵丘穀梁以溝洫所為此矣
可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是也凡閉之五命案左傳文則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
後言歸于好而不及五命案公穀梁述葵丘會尊賢育材士無世官官事無攝
為妻無使婦人與國事無壅泉而不及誅不孝尊賢育材士無世官官事無攝
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無妻為妻而不及告案公羊述桓公陽穀之會則云無障谷
無貯衆無易立子無以妻為妻而不及告案公羊述桓公陽穀之會則云無障谷
所以相終始而已又案春秋凡書諸侯會有三而齊居六焉案史記云兵車之
凡二相終始而已又案春秋凡書諸侯會有三而齊居六焉案史記云兵車之
一三乘車之會六年孔子曰桓公九年合諸侯一匡天下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有
會幽僖公元年年會榿二年會黃丘三年會陽穀五年魯欲使慎子為將軍孟子曰不
年會首戴七年會寧九年會葵丘凡十一會也

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

可慎子善用兵者不教民以仁義而用之戰鬪是使民有殃禍也堯舜之世皆
行仁義故好戰殃民者不能自容也就使慎子能為魯一戰取齊南陽之地皆

且猶不可山南陽也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滑釐慎子名不
山之南謂之山南陽也

孟子注疏卷十二下 二一中華書局聚

知此言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

何謂也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

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今魯方百

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

者不為況於殺人以求之乎是孟諸侯當來朝聘故言守宗廟典籍謂先祖常籍

法度之文也周公大文尚武王者子以為魯在所損之乎在所以益之乎言其

五百里矣有王者作若文王武王以仁為本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

尚不見損也但取彼與此以為無傷仁者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

仁而已仁言也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正義曰此

善其用兵者義勝國遂欲使慎子為將軍戰也魯子曰不教民以仁義之道而用

之戰也以其謂殃禍之世民皆仁也故戰而殃禍則誅戮之民者不容殃於民也

欲使慎子為將軍雖魯一戰而遂取南陽之地然且猶不可況有而不勝者乎

慎子曰此則滑蓋之罪也慎子見孟蓋之言乃勃然變顏而不悅也

曰吾明告子至仁而已孟蓋之罪也慎子見孟蓋之言乃勃然變顏而不悅也

百子之則其方無以守宗廟之典籍無常籍以待諸侯之文也謂先之典籍也周

公之封於魯也其地為方闕百里者也非其地方不足而儉用於百里然亦不敢
縱欲以敗王制也太公之封於齊亦然今魯國地方百里而儉於五百以其方五百
里者必在子今且以為有王者興作則此魯國之地在所損之中乎在為而戰中
乎言必在所損也○徒務戰鬪取彼以與此也○是則仁者且不肯為而戰中
殺人以求廣土乎○注慎子善用兵至南陽也○正義曰案史記慎到趙人
也學黃老道德之術著十二篇徐廣曰今慎子劉向所定有四十六篇墨子云
公輸子意不過欲殺臣殺而待楚寇也雖殺臣不能然也○是楚王曰善哉吾請
持魯國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也雖殺臣不能然也○是楚王曰善哉吾請
無也攻宋城之矣云是慎子即慎到矣荀卿非十二子篇注云慎子與宋鉏孟子同
案尚書禹貢岳陽孔安國云山南曰陽岱山即太山在齊國之南者也周公封
於魯太公封於齊案周禮上公之地五百里齊魯是為上公之封則百里實封
之五百里兼附庸之地也今魯方百里非兼附庸也安詩自廣而已禮記曰周
公封於曲阜百里史記云周封伯禽於魯四百里太公於齊兼五侯地是皆臆
說不足也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
取信也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
之所謂民賊也辟土地侵小國也充府庫重賦斂也今之所謂良臣不君不鄉道不
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富桀也謂聚斂以富之為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
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連諸侯以戰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
強戰是輔桀也說與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道今之
善道今之世俗漸惡久矣若不變更雖得天下孟子止居也○正義曰此章
之政而治之不能自安一朝之間居其位也疏言善為國者必藏於民賊民

以往其餘何觀變俗移風非樂不化以亂齊民不知其善者也孟子曰至不能

一。朝居也。孟子言今之世為臣而奉事君者皆曰我能為君廣闢土地充實府

庫。以其皆子於此。又言君既不趨向慕於道。其心之所之。先王治世所謂為殘賊

民者也。孟子於此。又言君既不趨向慕於道。其心之所之。先王治世所謂為殘賊

也。而為臣者。又皆克聚斂而求富之。是所謂良臣。即古之所謂民賊者也。君既不

期。與敵國戰。必能勝。如此。是今之所謂良臣。即古之所謂民賊者也。君既不

向。慕道不志於仁。而為臣者。又求為之強戰。關於敵國。是輔桀也。若猶用今之

不善之道。又不能變。更今之世俗。如此者。雖與之以天下。亦且不能自安。一朝

之。使慎以居其位也。是以深關之也。魯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節以貨殖。省

欲。使慎以居其位也。是以深關之也。魯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節以貨殖。省

賦。而稅民。使二。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荒服者。貉之

說。則二十而取一。萬家之國。使一人陶。瓦曰。不可。器不足用也。瓦器不足。以供萬

室之用也。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

饗。無百官有司。故二十而取一而足也。獨生在北方。其氣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

十而取一。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況

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

桀也。今之居中國。當行禮義。而欲效夷貉無人倫之敘。無君子之道。豈可哉。陶

器者。少尚不可以為國。况無君子之道乎。堯舜以來。什一而稅。足以行禮

故以此為道。今欲輕之。二十而稅。一者。夷貉為大桀。而子為之小桀也。○白圭至小桀也

貉也。欲重之。過什一。則是夏桀為大桀。而子為之小桀也。○白圭至小桀也

故鄭玄曰云什一也孟子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為天下之通法言天下皆什一耳不言

畿內亦什一也孟子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為天下之通法言天下皆什一耳不言

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鄭玄云詩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則九而稅

一其意又異於漢食貨志云井田方百里是為八九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

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是為二十外稅為廬舍然而諸儒多用孟子為義如孟子

所言則家別一百一十畝是為十外稅為廬舍然而諸儒多用孟子為義如孟子

滕公請野內之法則鄭玄中什一為諸侯賦鄭玄周禮匠人注孟子此言乃云是邦

國亦異外內之法則鄭玄中什一為諸侯賦鄭玄周禮匠人注孟子此言乃云是邦

其一為郊九而助一相通其率為十稅一故鄭玄又云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

十為正郊內郊外相通其率為十稅一故鄭玄又云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

惟謂於此鄭注考工記云周公趙注不夏之貢法邦國用殷之助法也白圭曰

惡取於此鄭注考工記云周公趙注不夏之貢法邦國用殷之助法也白圭曰

丹之治水也愈於禹白圭名圭字也當諸侯之時有小水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

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

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溝壑以受其過矣禹除中國之害以四海為

近注之鄰國觸於洚水之名仁人惡

為之自以為愈於禹是子亦過甚矣

賢者志其大者遠者也白圭曰丹之治

為圭字也孟子與之曰子此言有過

海也此故禹以四海為溝壑以受其

以鄰國為壑以受其過矣禹除中國之

大之水也所以言此者是又不知大

矣白圭云所以言此者是又不知大

矣白圭云所以言此者是又不知大

矣白圭云所以言此者是又不知大

矣白圭云所以言此者是又不知大

矣白圭云所以言此者是又不知大

矣白圭云所以言此者是又不知大

矣白圭云所以言此者是又不知大

矣白圭云所以言此者是又不知大

功是又白圭未得禹萬分之一也宜其由己溺之謂也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

執亮信也易曰君子履信思順若為正君子之道此章言重信之至者也孟子言

乎執言執君在明君子之道特在乎信也亮信也然言亮而不言信者蓋亮之為義其

體在信其用在明君子之道惟明為能明善在信為能誠身不明乎善不能誠

其身矣是則君子不亮又惡乎執歟以其誠也者擇善而固執魯欲使樂正子

為政樂正子克也魯君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喜其人道德得行公孫丑曰

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丑問樂正子皆曰否不能有此

也然則奚為喜而不寐何為喜而不寐曰其為人也好善孟子言樂正子之為

喜好善足乎丑問以但好善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夫苟好善則四海

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詭詭予既已知之矣

詭詭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孟子曰好善樂聞善言是採用之也以此

治乎人誠好善四海之內皆輕行千里以善來告之誠不好善則其人將曰詭

詭聽他人之言詭者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詭之人發聲音見顏色人

皆知其不欲受善言也道術之士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詔面諛之人至矣與

讒詔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懷善之士止於千里之外不肯就之則邪惡

乎。魯欲至得善乎。○正義曰：此章言好善從人，聖人魯欲使樂正子執政，故言

於弟子曰：樂正子強乎？至曰：否。公孫丑見孟子，而寐，公孫丑問曰：樂正子將行其道也。

曰：樂正子有強之力，勝乎？曰：否。孟子曰：公孫丑，又問曰：樂正子有智慮，能善謀乎？

曰：否。孟子曰：又荅之曰：無用智慮，謀也。公孫丑曰：又問曰：公孫丑，又問曰：樂正子有智慮，能善謀乎？

又荅曰：無多聞見識也。然則奚為喜而不寐？曰：樂正子好善，言足於治國乎？

曰：好善，優於天下，至四海之內，有善言之士，皆得善言，足於治國乎？

國乎？夫善人苟好善，則四海之內，有善言之士，皆得善言，足於治國乎？

能好善，則四海之內，有善言之士，皆得善言，足於治國乎？

此則善則之，人發聲音，形顏色，以距止人於千里之外，是則善言我既知之，如

人千里之外，而不來告之，則譏惡，詔佞，面從而治之，人至矣。然而與人譏惡，詔佞，面從而治之，人至矣。

○意導言以爲詔，不擇是非，而言以爲諛。○孟子曰：舜聞一善言，克己，說於前，沛

然莫之能禦，是之謂也。○注：禹聞讜言，荅之以拜，至此之謂也。○正義曰：禹聞

善言，則拜，尚書：讜言說於前矣。詩曰：雨，雪，濂，濂，見。現曰：消者，此蓋角弓之詩。文

也。注：云：現曰：也。濂。濂。兩。雪。之。威。貌。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陳臻問古之君子，何如則仕？

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

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下朝不食

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

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之所去就謂下事也禮者順

有樂賢之容禮衰不敬也貌衰不悅也其下者困而不能與之祿則當去矜其

困而問之苟免死而已此三就三去之道窮餓而去不疑也故不言去矜而死而

留為死故也權時之宜**疏**陳子為上禮貌次之困而免死斯為下矣滿此三利

嫌其疑也故載之也**疏**聽言為上禮貌次之困而免死斯為下矣滿此三利

無疑者也陳子曰所就三所去三孟子曰古之君臣之禮貌次之困而免死斯為下矣

孟子解之者是有禮也自將行用其敬也則就而仕之解所謂行可之矣言國君迎

之致其敬以有禮也自將行用其敬也則就而仕之解所謂行可之矣言國君迎

接之以禮又有樂賢之容未衰而言弗得行也則當退而去之以禮則就而仕

道不行為則去矣其次國君雖未行用其言然也無樂賢之容是禮則就而仕

是所謂際可以之仕也及國君既衰則去矣其下朝且無以食夕昏又無以食

則退而際可以之仕也及國君既衰則去矣其下朝且無以食夕昏又無以食

以道又飢餓困乏不能出其門戶國君聞之乃曰吾羞恥之也如此國君有以得

賜之亦可以受之孔子去就如是此孟子答陳臻之問所以執此而詳悉告之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

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

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舜耕歷山三十徵庸傅說築傅巖武丁舉以為相膠鬲殷之賢臣遭紂之亂隱

遁為商文王於野販魚鹽之中得其人舉之以為臣也士獄官也管仲自魯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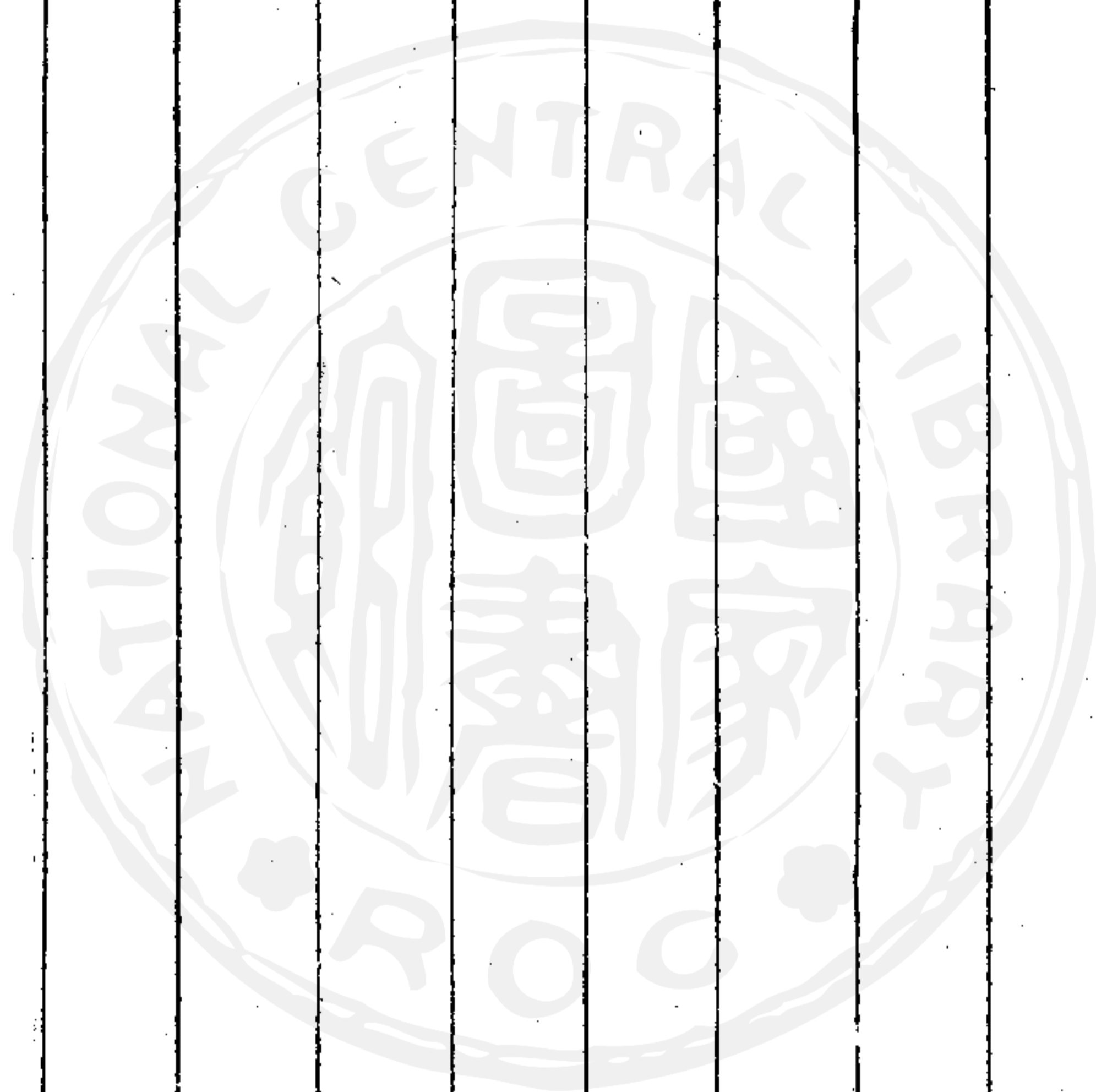
孟子注疏卷十二下

中華書局聚

執於士官桓公舉以為相國孫叔敖隱於市而耕於海濱楚莊王舉之以為令尹百
 里奚亡虞適秦隱於都市穆公舉之於市而以為相也言天將降下大事以任
 聖賢必先勤勞其身餓其體而瘠其膚使其身乏資絕糧所行不從拂戾而亂
 之者所以動驚其心堅忍其性使不違仁困而知勤增益其素所以不能行之
 也。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人常以有
 不得福然後乃更其所為以不能為能也困瘁於心衡橫也橫塞其慮於胸中
 而後作為奇計異策憤激之說也徵驗見於顏色若屈原憔悴漁父見而怪之
 發於聲而為喻若甯戚。商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後
 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外入謂國內也無法度大臣之家輔弼之士出謂國
 荒怠國常以此亡也故知能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孟子曰至安樂也○正義曰
 樂也死亡也安樂怠慢使人能亡其知能者也。而此章言聖賢困窮天正其志
 次賢感激乃奮其意凡人佚樂以喪初起發自歷山畎畝之中而堯禪其位於
 之中至死於安樂也者孟子言舜初起發自歷山畎畝之中而堯禪其位於
 築於傅岩之間而高宗舉之為相膠鬲鬻販於魚鹽之中而商王文王舉為賢臣
 管仲為士官之囚而桓公舉之為相國孫叔敖隱於魚鹽之中而楚莊王舉為令尹
 百里奚亡虞歸秦而隱於都市秦繆公任之以為相故天欲降其大任與之卿
 相之位於此六人也必先所以如是苦楚其心志劬勞其身已餓其體使之焦
 枯疫瘠其皮膚又使其身空乏無資財又言行人不遂以過謬然後更所以遷善動
 其心堅忍其性會益其素所不能而已又言行人不遂以過謬然後更所以遷善動
 瘁於心而無所通則其操色也危橫塞其慮而思慮無所達而後乃能興作其
 大憔悴枯槁之容而驗於色也後有吟咏嘆息之氣而發於聲則人見其色聞
 其聲而後喻曉其所為矣又言外國則無強敵之國內無大難之守其職而為之
 家又無輔弼諫諍之士出於外國則無強敵之國內無大難之守其職而為之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十二下

珍做宋版印



孟子注疏卷十二下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商湯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商作殷

周文王是也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王改武

則有讓石經讓諱作責

不朝而至三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而字

則討之以六師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則字

乃爲之罪人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爲之二字

五霸桓公爲威石經桓諱作威

無易樹子石經樹諱作立

敬老慈幼石經敬諱作欽

不敢負之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之作也

不得立愛妾爲嫡妻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無妻字

取士必得賢也立賢無方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上也作立下賢作之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廖本惟少一立字

不得以私怒行戮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戮上有誅字

而以己意設防禁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意上有曲字

擅有封賞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有下有所字

臣以諂媚逢迎之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無之字

章指言王道寢衰轉為罪人孟子傷之是以博思古法匡時君也

五霸至者也閩監毛三本上增註字者閩本作是

士無世祿補監毛本無作者不誤

天子諸侯制制如是上制字誤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地是閩監毛三本作之非

在所損之乎在所益之乎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上乎作中邪二字下乎作中也二字○按上云邪下云也

古人文法多如此

以當正道者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正誤王

章指言招攜懷遠貴以德禮既孔本韓本作及其用兵廟勝為上戰勝為下

明賤戰也

慎子至而已 閩本同監毛二本上增魯欲使三字

今之事君者皆曰 閩監毛三本孔本同考文古本足利本無皆字

侵小國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小作鄰

今之所謂良臣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者字

於古之法為民賊者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者也二字

賊傷民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賊字也字

求必勝之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之字

章指言善為國者必 引孔本韓本考文 藏於民賊民以往其餘何觀變俗移風

非樂不化以亂濟民不知其善也

孟子止居也 閩本同監毛二本止改至

省賦利民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上有欲字

以此喻白圭之所言而已矣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以此喻白圭所言也

無諸侯幣帛饗饗 饗當作殮毛本饗作饗

故二十而取一而足也 諸本無上而字

故可二十而取一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無而字

二十而稅一者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而字

則是夏桀為大桀而子為之小桀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無是字而字之字考文引而子為之小桀也云

古本無而字之字

章指言先王典禮萬世可遵什一供貢下富上尊裔土 考文古本簡情二十而

稅夷狄有君 韓本刪此四字孔不足為貴 此四字韓本亦刪 圭欲去之孟子斥之以

王制也

正案班固志貨殖傳云 正下脫義曰二字閩監毛三本不脫

井田方百里是為八九家共之 閩本同監毛二本百作一八九家作九夫八家是案此文監本擠寫是監本剗改

當諸侯之時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無之字

因自謂過乎禹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乎字

是子亦過甚矣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是字

章指言君子除害普爲人也白圭壑鄰亦以狹矣是故賢者志其大者遠者也

君子不亮惡乎執

音義本亦無乎字

捨信將安所執之邪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無所字廖本孔本韓本捨作舍無所字邪字考文古本無所字邪字

章指言論語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重信之至者

孔本韓本考文也古本無者字

則君之道

君下漏子字閩監毛三本不脫

丑問以但好善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以作人

舜是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上有虞字

懷善之士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善下有言字

章指言好善從人聖人一概禹聞讜言荅之而拜訑訑吐之善人亦逝善去

惡來道若合符詩曰雨雪濼濼見現聿消此之謂也

注禹聞讜言荅之而拜至此之謂也

閩監毛三本而作以此之謂作合符者

正義曰禹聞善言則拜尚書讜言說於前矣詩曰雨雪濼濼見現日消者

此蓋角弓之詩文也注云晁日也濂濂雨雪之盛貌閩監毛三本無詩曰至盛貌三十一字

謂何禮可以仕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謂作得

迎之致敬以有禮石經敬諱作欽下同

三十徵庸監本徵誤微○按此三十當同五十而慕注作二十

文王於鬻販魚鹽之中音義鬻字或作育

章指言仕雖正道亦有量宜聽言為上禮貌次之困而免死斯為下矣考文古本

作備考文古此三科亦無疑也夫備本作漏

所以不能行之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之者也三

人恆過石經恆諱作常下同

徵於色石經徵諱作證

橫塞其慮於胸中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胸下有臆之二

若甯戚商歌考文古本商作高案非也

是而已矣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此四字

輔弼之士

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弼作拂

安樂怠慢使人亡其知能者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慢作惰無者字

章指言聖賢困窮天堅其志次賢感激乃奮其慮凡人佚樂以喪知能賢愚之敘也

何不啜其漕而鋪其漓

補監毛本漕作糟漓作醕是也

是來教誨之一道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亦下有我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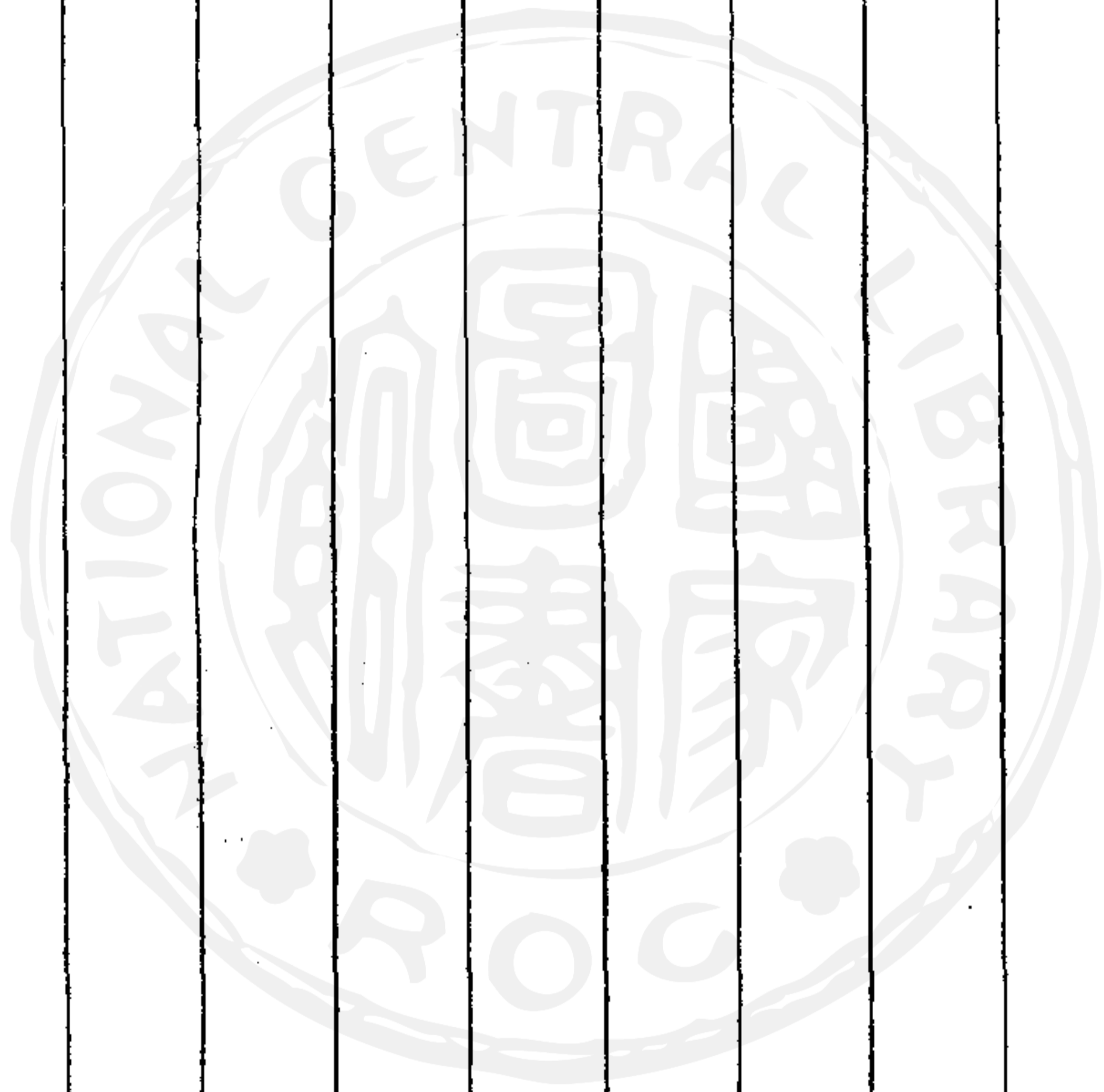
章指言學而見賤恥之大者激而厲之能者以改教誨之方或折或引同歸殊塗成之而已

成之則者也

毛本則下有一字

孟子注疏卷十二下校勘記

珍倣宋版印



之志氣斷以舒三年孝者欲益取人之道必減其恭敬三十七章言聖人之術莫善五
 章言禮斷三舒三年孝者欲益取人之道必減其恭敬三十七章言聖人之術莫善五
 者四尚虛己四道大難追人賞僭及淫刑濫及士季文三思四屈伸異變四君子布
 言學尚虛己四道大難追人賞僭及淫刑濫及士季文三思四屈伸異變四君子布
 德各有敘焉○思注盡心者至篇題○正義曰云人之精氣主思慮可下然
 後行性則湛然自得所以為性也○人心之精氣主思慮可下然
 性也○性則湛然自得所以為性也○人心之精氣主思慮可下然
 由人文志云東方角亢氏執持維綱以正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西方奎婁胃昂畢觜
 天文志云東方角亢氏執持維綱以正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西方奎婁胃昂畢觜
 參南蓋在畢柳星張翼軫凡此四星所而衆星拱之包注云北辰之不移而衆
 之者蓋在乎北辰論語曰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包注云北辰之不移而衆
 星拱之爾雅釋文云北極謂之北辰郭璞曰北辰又按漢書天文志云
 也辰時也以其居天之中故曰北極以正四時然則極中
 中宮太極星其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斗為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方分
 曰紫宮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斗為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方分
 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
 諸紀皆係於斗是衆星所拱也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性有仁義禮智之端心以制之

行善則可謂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性可謂其仁人養其性則知天矣

生則知天道之貴善者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性可謂其仁人養其性則知天矣

與行仁與天合故曰所以事天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性可謂其仁人養其性則知天矣

淵行壽若邵公皆歸之命脩正其身以待天命此所以立命之本○孟子正義曰此

者有溺而死者見一注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而莫之禦而終得升于帝而崩是也

如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而莫之禦而終得升于帝而崩是也

行之善得惡矣夫斯人也而南子伯牛有癩論語曰伯牛有疾孔子自牖執其手曰

於檀弓云死而命如舜者三畏壓溺鄭氏云謂輕身忘孝也畏所不弔○正義曰禮

已不能荀子以說之死者南者孔子曰涓蜀梁其為人行善畏明而宵行俯見其影

船是也荀子曰夏首之南者孔子曰涓蜀梁其為人行善畏明而宵行俯見其影

以秦武王時大蛇視其髮以復入穴五女示之五子拔蛇壓殺而五女是壓死者也

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水至不去抱梁柱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

而死是溺死者也孟子之言其趨則一也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

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得我舍則失故事在於我求則得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

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得賢者或得或否故曰得之有命也爵祿須知

己知己者在非所專是以也。孟子曰此章言為仁由己富

云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得賢者或得或否故曰得之有命也爵祿須知

就性而求之則得其仁義禮智不求則亡是初性固仁義禮智求之在我者也是為天爵也

求之有道則其爵命也。是則人爵之故也無益於得也。是求之在外者不得者是其

或得或否是得之有命也。是則人爵之故也無益於得也。是求之在外者不得者是其

人爵非身所專故為舍則失之也。論語云求仁而得仁是求則得之也。謂也。易

云舍爾靈龜凶是舍則失之也。論語云求仁而得仁是求則得之也。謂也。易

也。荀子云君子能為可不用不能使人必用。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

已。是得之有命者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

樂莫大焉矣物事也我身也普謂人為成人已往皆備知天下萬物常有行強

怒而行求仁莫近焉當自強勉此以忠恕之道

中仁之至者也是有孟子言人之生也萬物皆備足於我矣但能反己思之誠不

為物之喪己是有得於內矣有得於內則為樂亦莫大焉以其外物為樂則所

樂在物不在於我故為樂也小以內為樂則所樂在己不在物其為樂也後大行

言勉強以忠恕之道而行之以求仁之術為最近故傳有云仁者必怒而後大行

是之謂也斯亦力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

行近乎仁之意歟

道者眾也仁人皆有仁義之心日自行之無所愛而不能著明其道以

為自然不究其道可成疏其為實也孟子言仁有仁端達人為道凡人用之不知

君子此眾庶之人也疏其為實也孟子言仁有仁端達人為道凡人用之不知

不著則其迹不能彰明習此此仁義之道而不可察則為凡眾者矣故孟子以此

之而不知其迹不能彰明習此此仁義之道而不可察則為凡眾者矣故孟子以此

之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也論語曰行己所羞恥無恥之恥無恥矣無人所恥是為

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疏矣孟子言人之不可無其羞恥也所恥斯必遠辱不為憂

無復有恥辱之累也疏矣孟子言人之不可無其羞恥也所恥斯必遠辱不為憂

孟子注疏 卷十二上 一一 中華書局聚

敵之宜無以錯。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不恥不如古之聖人。疏：正義曰：此章言

於廉恥之也。孟子言人之所以為大者，以其為不正之道也。疏：正義曰：此章言

無為之也。是為恥之於人，所以為大者也。今之人，乃造機變，阱陷藏兵之巧，以為攻

戰者，是為不正之道也。顏淵曰：凡於趙注，有恥不若古之聖賢，何能有古

聖賢之名也。○注：隰朋也。無所用而取之也。如注，有所不若者，雖於聖賢，何能有古

於事未嘗敢棄之。而預春秋傳云：隰朋齊大夫也。史記注云：徐廣曰：朋或作崩。舜

仲尼數庶幾也。案杜預春秋傳云：隰朋齊大夫也。史記注云：徐廣曰：朋或作崩。舜

常愧恥不若黃帝之為人，後齊桓得之。輔佐桓公，四十年卒。顏淵慕虞舜案

經云：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孔子所以曰：回也其庶乎？屢

空是其數也。趙注：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樂善而自卑，若高古之賢士

所以引而為解文。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樂善而自卑，若高古之賢士

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道守志若許由、洗耳，可謂忘人之勢也。樂故王公

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由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非其數也。若伯夷

尹樂道堯舜，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由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非其數也。若伯夷

者，七人隱各有方，豈可得而臣之者乎？疏：公尊賢以貴下，賤樂道忘勢，不以

富貴動其心者也。孟子曰：至而況得而臣之者乎？疏：公尊賢以貴下，賤樂道忘勢，不以

之善而忘己之勢，古人為賢士者亦然。以其能樂己之樂而忘人之貴勢也。好如

此故有王公大人不致其敬而卑下者乎？○注：高宗得傅說而稟命，○正義曰：案

尚書說命篇云：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傅說而稟命，○正義曰：案

左右曰：臣下罔有稟命，孔安國傳云：各說稟受也。○注：經作許，由洗耳，可

謂忘人之勢，正義曰：案高士傳云：許由，潁川人也。隱箕山，堯聞之，牽牛上流飲之

長由不赴，遂洗耳於河。巢父見之，曰：吾欲飲，牛污吾牛口於堯，是牽牛上流飲之

由大慚而隱是也○注亟數也至作者七人者案論語之文也七人包注云凡七
孟子之正文也已說之詳矣云作者七人者案論語之文也七人包注云凡七
人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是也王弼云孟子謂宋句踐曰
七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是此七人者也
子好遊乎吾語子遊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宋姓也句踐名也好以道
得無欲也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句踐問何執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也尊貴
之貌也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守可囂囂也
子曰能貴德而履之樂義而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
行之則可以囂囂無欲矣而
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也窮不失義不為不義而苟得故得己之本性也古之人
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古之人則
德澤不加於民人不得志謂賢者不遭遇也見立也獨治其身以立於孟子至
世間不失其操也是故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也孟子至
正義曰此章言內定常滿囂囂無憂可出可處故云士脩身立世孟子至
達善天下乃用其寶句踐好遊未得其要孟子言之然後乃喻者也孟子謂宋
句踐曰至囂囂宋句踐宋人姓宋名句踐孟子謂句踐曰子好逸遊乎我今語
以教子之遊也言人之知己亦但囂囂然自得人不知己亦但囂囂然自得
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又與之曰尊貴其德所以囂囂然自得矣曰尊德樂
義至達則兼善天下孟子又與之曰尊貴其德所以囂囂然自得矣曰尊德樂
得矣蓋德有所得於內義有所不為於外既所貴在德而盡性於內所樂在義
而窮理於外是以樂天知命故不知於斯囂囂然自得矣如此故士窮而在義
下則不失義而不為苟得達而在上則不離道而常思利民故民不失其所望是以古之人得
苟得故得己之本性達不離道而常思利民故民不失其所望是以古之人得

罪正義曰孔云大辟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殺之而

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霸者行善恤民恩澤暴見易知故

浩而德難見也殺之不怨故曰殺之而不怨庸功也利之使趨時而農六畜繁

息無凍餓之老而民不知獨是王者之功修其庠序之教又使日遷善亦不能

覺知誰為之者言化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

之哉與君子通於聖人聖人化天過歲成其功能化之存在此國其化如神故言

至之哉○正義曰此章言小王政皞皞與天地同流霸者德小補益之者哉

者志其大者也孟子曰至小補之哉者孟子言霸者行善政以及民速觀是以賢

暴見故民驩虞是以樂也王者道大故若天浩浩而生而道殺之難見者利而故民驩

自得而已矣是以樂也王者道大故若天浩浩而生而道殺之難見者利而故民驩

者則其所以感而遂使天下之故也自迹觀之則存焉故曰君子所過者化一所以存者神

乎震而終乎良而陰陽不可測之者冬而萬物皆得王以之移易者也天地之神者始

萬物以神宜其小補益哉王下者同流而無間也則天地之使民化以神而存之豈曰使

樂此故皞皞如也以其使民舒通太平自得而已故於驩虞又無患然後為驩則其

而所以抑區區之為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仁聲樂聲雅頌也仁言也

頌之感雖心之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使民尚仁義不違上善教善政民畏

孟子注疏 卷十三上 五 中華書局聚

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畏之不遠怠故賦而役舉而財聚於一

可得疏孟子曰至民心○正義曰此章言明法審令至善趨君命崇寬務化民愛君

也疏德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者也孟子曰至善趨君命崇寬務化民愛君

若善教得法度之言不若仁聲樂聲雅頌感人之粗有刑威以善政使之故民不違以上又

善教本人之德性有仁恩以懷之故三農有以愛之山澤以善政有九職繫萬民有

九兩以繫萬民九職任萬民故一曰故三農有以愛之山澤以善政有九職繫萬民有

大小麥之九穀二曰園圍以育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

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八材以育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

通貨賄七曰疏財九曰治閉民無常職轉移執事鄭玄曰疏材百草根實可食者

曰臣妾聚斂疏財九曰治閉民無常職轉移執事鄭玄曰疏材百草根實可食者

九兩繫萬民一曰牧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友以任得

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

矣此所以為仁言不如此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然而善政非

不能得民但得民財而已又不然也孟子所以同其趨焉孟子曰人之所不學

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人之所以能性所自能良甚也是孩

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孩提二歲之間在襁

少知愛親長知敬兄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皆有人之欲為善者

此所謂良能良知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皆有人之欲為善者

無他達之天下也皆有人之欲為善者

敬長之心施之天下人也孟子曰此章言本人性之良能仁義

義故至也。疏沉溺子至故達上。正義曰此章言孤孽自危故能顯達膏梁。自正多用

於達也。孟子曰此章言孤孽自危故能顯達膏梁。自正多用

常在於疾心也。常危其慮患也。常深是若疾在也。此孟子所以為疾也。如孤臣

親者故能秉心常危慮患也。深以勉力於為道德故能顯達也。操心常危慮患

也。然非謂之德慧術智必繫乎有疾也。孟子所以為疾之疾之而己蓋有得於

己謂之德述而行之謂之術然德又患豈非德慧術智存於疾疾之意有同歟

而戒當時以有是言之。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事君求君

容以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而後為悅者也。有天民者達可

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行天而行可知止而止。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大人

夫不為利害動移者也。正己物。疏股肱天民行道大人正身凡四科優劣之

正象天不言而萬物化成也。物。疏股肱天民行道大人正身凡四科優劣之

差者也。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孟子言有人事其君以

君之意者為苟容以悅君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孟子言有人事其君以

言有忠臣為安社稷也。言天民為之於先覺者志在於行道也。而既達而在位可以

行其道於天下。然後乃行也。以若窮而在下未可行其道也。亦止而不為利

害之其所移動也。凡此是正治其優劣等也。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

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

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又天下之樂不得與此三樂之中兄弟無故無他以道皆樂

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是美之重言也孟子曰至存焉正義曰此章

愧天育養英才吾人能之樂過萬乘孟子言君有一章再云者也孟子曰君子有

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至存焉者孟子言君子有三樂而為王天下者不得

與於其間父母皆在兄弟無有他故者以其無嫌隙之事也此乃一樂也存誠

於己而仰無以有羞愧於天俯無以有慚忤於人此乃二樂也己之有德又得

天下英才有大賢而推己以教而養育之此乃三樂也如此故孟子又重言

之然君子有三樂而推己以教而養育之此乃三樂也如此故孟子又重言

云紆朱懷金之樂不如顏氏子之樂是亦與此同意也孟子曰廣土眾民君子

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安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廣土眾民

也所樂不存欲行禮也中天下而立謂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

焉分定故也不失性也分定故不變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粹

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四者根生於心色見於面粹然潤

之盎盎然感流於四體四體有匡國疏孟子曰至而喻○正義曰此章言臨泣天

外充身體履方四體不言蟠辟用張心邪意廣土進地無容於是之際知其所不

同也孟子曰廣土眾民至不言而喻孟子言廣土地之大眾民人之多以為大

孟子注疏 卷十二上 七 中華書局聚

國之諸侯君子者欲好然此所樂不在性也中天下之君欲廣土衆民
 以民是爲之君子者欲樂於此然而稟天於定四海之民而樂於此
 而已雖樂在於中天下而也然四海之民得行於道於天下而樂於此
 焉是道於天者特在且不能加益其性雖窮居在下且不能損其所稟
 初受之於天有其分定故也君子性雖窮居在下且不能損其所稟
 諸德容其生於色則粹然潤澤見於面又有輝光乎其前盎盎然見於背
 充實乎其後而旁溢流通乎左右上下體則一動靜一行止固雖不言而
 以曉喻而知其所存是故不言仁而喻其能仁不言義而喻其能義以
 乎也亦若是矣此所以故云四體不言而荀子云君子之學入
 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又曰君子之學入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十三上

孟子注疏卷十三上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凡四十五章閩監毛三本同音義宋本五作七案章指當為四十七章作四
一章故為四十五章也

為精氣王宋本王作生孔本韓本閩監毛三本作主

天之執持綱維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綱維作維綱

而衆星拱之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拱作共音義出共之

苟存其心宋本苟作曰

故以盡心為篇題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為篇題作題篇

言容悅凡言補監毛本下言字作臣是也

案一首天文志云補監毛本一首作五行不誤

故曰所以事天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岳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此所以立命之本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也字

章指言盡心竭性足以承天歿壽禍福秉心不違立命之道惟是為珍

但操存其心而不仁也 案仁為二語

為受其正也已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已字

得正命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上有為字足利本為作無案作無非也

畏壓溺死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死字案無者非

故曰非正命也已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已字

章指言人必趨命貴受其正巖牆之疑君子遠之

注畏壓溺死所不弔 閩監毛三本所上有禮字

章指言為仁由己富貴在天故孔子曰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常有所行矣 宋本廖本閩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同監毛二本常誤當

強恕而行 廖本孔本韓本同閩監毛三本強作疆注同

當自強勉 岳本及各本同宋本作勉強

此最為近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章指言每必以誠恕己而行樂在其中仁之至也

無所愛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於其所愛

可推以為善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也字

章指言人有仁端達之為道凡夫用之不知其為寶 考文古本誤實也

論語曰 各本同考文古本作論曰○按趙注多作論

章指言恥身無分獨無所恥斯必遠辱不為憂矣

無復有恥辱累之矣 之字墨丁閩監毛三本如此

今造機變阱陷之巧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阱作弄

取為一切可勝敵之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之作也

廉恥之心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也字

不恥不如古之聖人何有如賢人之名也 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注意謂取法乎上乃得乎中也閩監毛

三本聖人賢人並作聖賢

章指言不慕大人何能有恥是以隰朋愧不及黃帝佐桓公 孔本韓本考文引古本桓公作

齊桓以有勳顏淵慕虞舜孔子 孔本韓本考文引仲尼歎庶幾之云有而字

正宜羞恥而無為之也

正字墨丁閩監毛三本如此

何能有古聖賢之名也

也字墨丁閩監毛三本如此

後齊桓得之輔佐

輔字墨丁閩監毛三本如此

何獨不者所樂有所忘也

補監毛本者作有是也

見且由不得亟

宋九經本岳本咸淳衢州本孔本韓本同閩監毛三本由

伊尹樂道堯舜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伊尹樂堯舜之

豈可得而臣之者乎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者乎二字

章指言王公尊賢以貴下賤之義也樂道忘勢不以富貴動心之分也各崇

所尚則義不虧矣

以其能樂己之樂

能樂二字墨丁閩監毛三本如此

故有王公大人

王字墨丁閩監毛三本如此

自得無欲之貌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章指言內定常滿鬱鬱無憂可出可處故云以遊修身立世賤不失道達善

天下乃用其寶句踐好遊未得其要孟子言之然後乃喻

孟子至天下 閩監二本同毛本天上有兼善二字

故云以士 士字墨丁閩監毛三本如此案此章指文也士當作遊與憂韻

窮則獨善身 閩監毛三本身上有其字

無自知者也 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自作異

故由文王之大 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故須文王之化閩監毛三本

若夫豪傑之才知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之字

以善守其身正其行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岳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二其

章指言小人待化乃不辟邪 孔本韓本 君子特立不為俗移故稱豪傑自與

也

章指言人情 韓本作恃 富盛莫不驕矜若能歆然謂不如人非但免過卓絕乎凡

也

當其雖勞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其作時是也

以坐殺人故也

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坐誤生

章指言勞人欲以佚之殺人欲以生之則民無怨讟也

殺之不怨故曰殺之而不怨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岳本下之作人廖本考文古本下之作人下有也字孔本韓本作殺非不

又使日遷善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又字

言化遷善為之大道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言化大也

豈曰使人知其小補益之者哉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豈曰使成人知其小補益也

章指言王政浩浩孔本韓本作皞皞與天地同道霸者德小民人速覩是以賢者志

其大者也

而遂天下之故者閩監毛三本遂下有通字是

章指言明法審令民趨君命崇寬務化民愛君德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有九職繫萬民補監毛本繫作任

無不知愛其親者按者字古本皆同注疏本亦不誤今書塾朱子集注本者作也不可不正

施之天下人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考文古本也作而已二字孔本韓本與廖本同施作推

章指言本性良能仁義是也達之天下恕乎己也

人之所不學而至達之天下也者閩監毛三本而下有能字

居木石間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間上有之字

相去豈遠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哉字

聞人一善言各本同孔本無人字下見人同

若江河之流各本同孔本上有辟字案此采音義也音義出辟若云下辟若同下辟若當指章指辟若神龍言故知此文上舊有辟字浦校

其所欲行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章指言聖人潛隱辟若神龍亦能飛天亦能小同舜之謂也

每以身先之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先作況

章指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仲尼之道也

以其在於有疾疾之人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以其二字

章指言孤孽自危故能顯達膏梁難正多用沈溺是故在上不驕以戒諸侯也

膏梁自正 補案自字當從章指作難

以悅君者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者也作而已

而後為悅者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而後悅也

章指言容悅凡臣社稷股肱天民行道大人正身凡此四科優劣之差

君子重言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君作孟

章指言保親之養兄弟無他誠不愧天育養英才賢人能之樂過萬乘孟子

重焉一章再云也

此章言保親之養 此字墨丁閩監毛三本如此

吾人能之 吾字墨丁閩本同監本如此毛本作賢

以其無嫌隙之事也 嫌隙二字墨丁閩本同監毛二本如此

而仰無以有羞愧於天俯無以有慚作於人 仰無至天俯九字墨丁閩本同監毛二本如此

己之有德又得天下英才大賢

德又二字墨丁閩本同監毛二本如此

欲行禮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欲作樂

乃所謂性於仁義者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謂性仁義也廖本無於字

行之於天下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之作政

人自曉喻而知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岳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自作以知下有之字廖本亦有之字足利本無

章指言臨莅

孔本韓本莅作蒞

天下君國子民君子之樂尚不與存仁義內充身體

履方四支不言蟠辟用張心邪意溺進退無容於是之際知其不同也

仁義內外充

監毛本同案章指無外字

君國子民

君字墨丁閩監毛三本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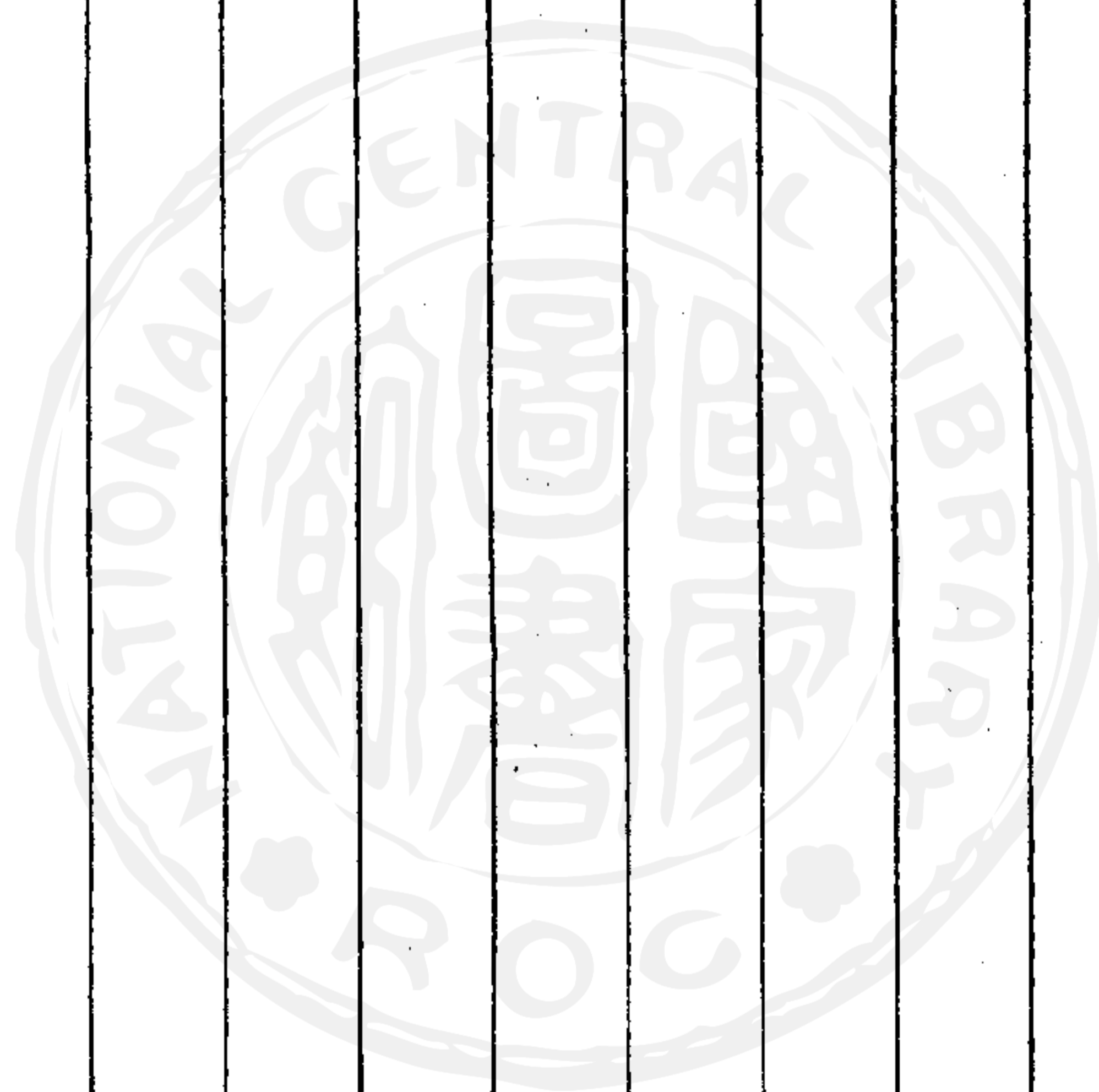
君子之學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又曰君子至德默然而喻

同意

耳著以下十行本有脫頁閩本亦闕監本毛本如此

孟子注疏卷十三上校勘記

珍做宋版印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十三下

盡心章句上

趙氏注

孫奭疏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已說於上篇

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已歸矣天下有能若文王者仁人呼復歸之矣五畝之宅樹牆下以

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

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無飢矣五雞二彘八口之家畜之足以爲畜產之本也所謂西

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

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所謂無凍餒者教導之使

可以養老者耳非疏孟子至此之謂也○正義曰此章言王政普大教其常業

家賜而人益之也疏各養其老使不餒乏二老聞之歸身自己所謂衆鳥不羅

翔鳳來集之類者也孟子曰伯夷辟紂至此之謂也已說於上篇矣此以大同

小異更不復說焉然其類亦孔子所云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覆巢毀卵則鳳

凰不翔此亦類也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

可勝用也易治也疇一井也庶民治其田疇薄其稅斂不踰什一則民富矣食取其征賦以時用之以常禮不踰禮以費財也故畜積有餘財不可

也勝用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

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水火能生人有不愛者

若何是民皆輕施於人疏積有餘焉有不仁者乎正義曰此章言教民之道富而節用蓄

而何有不可勝用也孟子言如使在下者易治其田疇而難耕作則地無遺

其利至不在上者又薄其賦斂而無橫賦則民皆可令其富足也又食之以時而

活至焉有不用仁者乎禮而其欲不窮則財用有餘而不可勝用也民非水火不生

有敲人之門戶而求之水火無不與之者以其水火至多矣聖人如能治其天

乎故注曰菽粟如水火而正義曰說文云為耕治之田也倉廩實而補其不足而為仁者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

難為言所覽大者志小也觀水有術必觀其瀾瀾水也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容

小卻也言大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盈滿

之學也流水滿坎乃行以喻君子疏照包聖道者成其仁也孟子曰孔子明者無不

至於難為言者孟子言孔子登魯國之東山而所覽者大故小其魯國以魯國莫

大於東山也登太山而能小其天下亦所覽者大也天下亦莫大也於大山也

聖人此故觀之難為言以其道之所同出又同歸於此者也楊子云視日月而遊

雖子曰楊子取為我拔天下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墨翟兼愛他人雖摩突其頂而至於踵而已

利天無為己兼愛之過而已故曰執中為近之言子莫執中為近聖人之道者

也如其無為己不知權變其若執中若知舉一不道而廢其百道也故曰執中無權

猶執道一也其所惡執其一者為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

渴害之也飢渴之性令人強甘之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

猶飢渴人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所人能守正不為邪事

不為及逮人所憂患也疏孟子至憂矣○正義曰此章言飢不妄食忍節欲

者甘食至不為憂矣孟子言人之飢餓則易為食故以甘之渴者易為飲故以

腹為有飢渴之心害之言則所養不及於人亦不足為可憂矣蓋無以飢渴人為無

則孟子以假託而言之也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介大也柳下惠

恥位易其大量也疏正義曰此章言柳下惠不以三公之榮位而移易己之貴為

志帥也以其所守之位極者也衣則服裘圭則執桓圭而世之所謂富貴崇顯者無

也過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韜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

有為八尺義

雖中道而不及泉喻有為者能疏無正益成功者也孟子曰由己必在究之道九

掘井者道也掘井至九則止而不為是亦棄其仁義之道者也孔子曰為山未成

一簣也止吾止也與此同意尺曰注八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

之也視之若身也假自然也假仁以正諸侯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五霸而

仁義譬如其不真物有也疏孟子至非有也○正義曰此章言仁在性體而行仁

強而行仁則力假之而已然而久之三月不歸孰曰非儒也亦同其旨公孫丑曰

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為

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丑怪伊尹賢者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

尹之志則篡也人臣秉忠志若伊尹欲寧殷國則可放惡心乃生何可放也疏

公孫至篡也○正義曰此章言憂國忘家意在出身志在寧君放惡攝政伊周

有焉凡人志異則生篡心也公孫丑問孟子謂伊尹有言我不邇于順己者故

放太甲于桐宮而民大悅且賢者之為太甲悔改其君有不賢者則固可以放之與孟子

對曰如賢者有伊尹愛君之志則可以放君也如無伊尹秉忠公孫丑曰詩曰不

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詩魏國伐檀之篇也無功而食則謂孟子曰君

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

於是君子能使人化其道德移其習俗身安國富而保其尊榮子**疏**於是○正

謂也曰此章言君子正己以立於世世美其道不素餐兮言無功而食謂之素餐

然而則安富尊榮言安國保其尊榮子弟從之則能孝悌忠信是則不素餐兮

誰有大於此者言何為而不可食祿○注魏國伐檀之篇○王子墊問曰士何

事齊王子名墊也問士孟子曰尚志尚貴也士當貴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

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

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孟子言志之所尚仁義而已矣不殺無罪不取非有者

備矣疏王子至備矣○正義曰此章言人當尚志於善也善之由仁與義也

也問孟子曰為士者當以何事為尚也孟子曰尚志孟子曰仁義而已矣至大人

也如殺一人之無罪是為非仁也非己之義而己矣言能以仁義為尚則為尚志

仁非義者亦以所居之事亦備矣此孟子所行有惡疾在於義是也如仁以居

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仲子陳仲

若人以為廉謂以不義而與之齊國必不受之孟子以為仲子之義人莫大焉

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離人當以禮義為正陳仲子避兄

信可以為其小廉疏孟子曰至奚可哉正義曰此章言事有輕重行有大小以義雖

與所尚當以莫大為尚焉者是其知以親戚君臣上下之敘食豆羹之小義也避人

已而信廉於陵而不仕是棄親戚君臣上下之大分而徒取其辭受之小節而

受之也○正義曰桃應問曰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桃應孟子

問皋陶為士官主執罪人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皋陶執之耳然則舜不禁與桃

以舜為天子使有司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夫辭也孟子曰夫舜

受之於堯當為天理也然則舜如之何應問舜為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

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孟子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

父而遠逃終身訢然忽疏桃應至天下正義曰此章言奉法承天政不可枉大

忘天下之為至貴也疏孝榮父遺棄天下虞舜之道趨將若此孟子之言揆

聖意者也桃應問曰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人則皋陶之何桃應問孟子曰

則舜為天子使有司執其父而不縱也然則舜不禁與桃應問曰如是

孟子又問曰夫舜豈得而禁止之哉夫以其法有所受之而已然則舜如之何

至忘天孟子又答之曰舜視天下如捐棄敝屣而不惜也必將竊負戴其父

而逃循海濱而處以逃之且終身訢然樂而忘去天下是以舜得天下不足解

憂惟順父母也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嘆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

乎夫非盡人之子與范齊邑王庶子所封食也孟子之范見王子之儀聲氣高

卑則氣下居之移人氣志使之高涼若供養之移人形身使充威也大哉居乎

者言當慎所居人必居仁也凡人與王子豈非盡是人之子也王子居尊勢故

儀聲如疏正義曰趙云此章言人性皆同居使之異君子居仁小人處利譬猶

是也。疏正義曰趙云此章言人性皆同居使之異君子居仁小人處利譬猶

與以同乃往歸齊而於弟子之間喟然嘆息之曰夫居足以移易人之大氣所養

足也。疏正義曰趙云此章言人性皆同居使之異君子居仁小人處利譬猶

然也。疏正義曰趙云此章言人性皆同居使之異君子居仁小人處利譬猶

子與言齊王之子亦人之慎所居也凡人亦人子也下文觀宜合此章 孟子曰王

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

者乎言王子宮室乘服皆人之所用之耳然而王子若彼高涼者魯君之宋呼

於埳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宋埳澤

門名也。人君之聲相似者以其俱居尊勢故音疏正義曰此章宜與上章合而

氣同也。以城門不自肯夜開故君自發聲耳。疏正義曰此章宜與上章合而

言王子所居宮室與車馬之乘衣服之飾是皆與人不同耳言王所居勢位王子能

彼儀體聲氣高涼者必其居勢位使之如是與人不同耳言王所居勢位王子能

此而況居天下之廣居也何仁為居者乎且以魯國之君往宋乃呼於堙澤之門
守者曰此非吾君之廣居也何其呼聲似其呼聲似我君也言大亦無他事異焉
亦以皆居尊勢故其聲人之如是相似也堙澤宋城門之名守者也 孟子曰食而
門之官也是言能以大人之所居者處己而與大人相似者也

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

不可虛拘不能之交也且恭敬者如不愛若養豕也愛而不敬若人畜禽獸但愛而

貴實如其無實何可疏。正義曰此章言取人之道必以恭敬恭貴實為虛則不
虛拘致君子之心也。疏。應實者謂敬愛者也孟子言人之交接但飲食實為備而不

歡意雖弗加者非以愛相接者也是謂愛而弗敬以之為獸畜之也然而恭而敬者如
愛誠雖至而敬心弗加者接者也是謂愛而弗敬以之為獸畜之也然而恭而敬者如

之禮未行之也蓋以虛拘矣敬為先而幣不可以徒虛而行何必以恭敬修於內而為
是又君子不可以蓋以虛拘矣敬為先而幣不可以徒虛而行何必以恭敬修於內而為

之本幣帛以將之而為之。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形謂君
末則君子交將之道畢矣。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形謂君

尊也。踐也。尚書洪範一曰貌。色。通謂婦人妖麗之容。詩云顏如舜華。此皆天假施於
人也。踐也。尚書洪範一曰貌。色。通謂婦人妖麗之容。詩云顏如舜華。此皆天假施於

言居而踐之義也。疏。正義曰此章言體德正容大聖人能盡其天性然後可以踐
陽抑陰之言。踐也。疏。正義曰此章言體德正容大聖人能盡其天性然後可以踐

形而履之。不為形之所累矣。蓋形皆有天之象也。惟聖人能因其形以求其性。出於天
命道又出於不為形之所累矣。蓋形皆有天之象也。惟聖人能因其形以求其性。出於天

以踐其形。故體性以踐其目。形而得於心。形以通於神明。凡於百骸九竅以五
踐其形。故體性以踐其目。形而得於心。形以通於神明。凡於百骸九竅以五

臟之形。各有踐也。故能與色皆天之軀方寸之微。六通四闢。其運無乎不在。茲
其所為聖人與。然而形與色皆天之軀方寸之微。六通四闢。其運無乎不在。茲

孟子注疏 卷十三下 五 中華書局聚

而不易者也。色則有喜怒哀樂之變。以其無常者也。不可踐之矣。亦以聖人吉凶與人同。何踐之。以為異哉。是又孟子之深意也。○注：形謂君子至抑陰

謂之義也。妖麗之容。詩云：「顏如舜。」華者此蓋有五事之一者也。孔安國云：「貌容儀也。」

易曰：「君子黃中通理，美之至也。是亦以正道履居此。美形不言居體美在其中。」

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是亦以正道履居此。美形不言居體美在其中。陽也。抑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菴之喪，猶愈於已乎？」齊宣王以三年之喪

三年喪，以菴年差愈於止。而孟子既不能也。孟子曰：「是猶或紵其兄之臂，子謂之

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悌而已矣。」而紵，謂之曰：「且徐徐云爾，是豈以徐徐之為

差者乎？不若教之以孝悌，勿復戾其兄之。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

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親之數，其傅為請之於君，欲使夫人不得行其喪

何之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也。」曰：「孟子

是王子欲終服其子禮而不能者也。加益一日，則愈於。齊宣至者，也。○正義

止況數月乎？所謂不當者，謂無禁自欲短之。故譏之也。○曰：此章言禮斷三年

孝者，欲益富貴，怠厭思減其日。君子正言不可阿情。己乎齊宣王之故，譬以紵兄徐

喪公孫丑勸之以謂菴年之喪，猶勝於止。而不為者矣。菴年十二月也。孟子曰：「至而巳矣者，孟子言如此。是若或有紵戾其兄之臂者，子以為之。姑且徐徐然

年紵其兄之臂，而且謂為菴年之喪，亦若徐徐然之謂也。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

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丑以為聖人不能及也何不少

近人情令彼凡人可庶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穀

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大匠不為新學拙工不為新學

拙射者變其穀率之法也穀弩而張嚮表率之正體也於道則中道德之中不以學

也君子謂於射則引弓穀弩而不發以待穀偶也於道則中道德之中不以學

者不能故卑下其道將也疏公孫丑至然而履正者不枉執德者不回故曰人能弘道丑

以須於能者往取之也疏天之難以其不可得而及也何不使之道至高至美

矣學之非也公孫丑曰天之難以其不可得而及也何不使之道至高至美

人能者從之孟子而使之曰大匠之師不為新學拙工改去其繩墨之正羿之善

至能者從之孟子而使之曰大匠之師不為新學拙工改去其繩墨之正羿之善

射不為新學拙射更變其穀不以開法者又且躍如使進而無退也巧之時也君

卑但於中道而立教使賢愚皆能從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

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殉從也天下無道不得行王政道從身施功

而隱不聞以正疏正義曰此章言窮達身以施其功實也以其身顯而道彰也

道從俗人也此無道之時以道從人而變富貴也論語云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也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荅何也滕更滕君之弟而樂在於門人

中宜荅見禮而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

夫子不荅何也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

問皆所不荅也滕更有二焉己。當有功勞之恩接己與師有故舊之好凡恃此

五者而以學問望師之待以異意而教之皆不荅矣。尚公都至二焉正義曰此章言學

所不當荅滕更有二焉接貴接賢故不荅矣。而孟子謂滕君之弟滕更者樂在

二孟子弗應者也公都子曰至何也公都子問孟子謂滕君之弟滕更者樂在

門人孟子中宜若在所禮敬之然而有所問而夫子不荅是如之何也孟子曰挾貴

而有問至滕更有二焉孟子曰有挾己之貴勢而問者有挾己之賢才而問

者而有挾己之長老而問者有挾己之勞之恩而問者有挾己與師友故舊之

好而問者凡恃此五者而問我皆所不荅也今滕更有二於此滕更所以不荅者是

己之貴勢與恃賢才我所以不荅之也挾接也此孟子於滕更所以不荅者是以

亦不知屑教之道也奈何公都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

無所不薄也其進銳者其退速可已棄也於義所不當棄而棄之則不可所以不

薄之何不薄也憂見薄者亦皆自安矣不審察人而過。孟子曰此章言賞僭

進不肖越其倫悔而退之必速矣當翔而後集慎如之何。孟子曰此章言賞僭

及淫刑濫傷善不僭而反棄去之是其餘之類無所不棄也。孟子曰此章言賞僭

罪之於人可棄去之者以其有罪者也。故棄之使有餘之類亦無所不棄也。

罪是也所以棄之者以其有罪者也。故棄之使有餘之類亦無所不棄也。

所以急於殷武之篇有云不能鑒其賢否不能信任所以三思而後行也。孟

子注疏卷十三下七中華書局聚

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而物謂凡物可以養人者也當愛育之於民也

仁之而弗親臨民不得與非己族類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先親其親然後愛物用

恩之次疏言正義曰此章言君子布德各有所施事得其宜故謂之義者也不得

殺也於民也當仁愛之而弗當親之也以愛有差等也是則先親其親而後

愛其民先仁愛其民然後愛育其物耳是又見君子用恩有其倫序也故楊子

所以謂義得其也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

務仁者務知所務善也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

賢也先物事也堯舜不徧知百工之事不徧愛衆人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

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尚不能行三年之喪而復察緦小

過耳言世之先務捨大譏小有若大飯長歠而問無齒決類也疏孟子至不

義曰此章言君子百行為先務其崇是以堯舜親大化以隆道為要者也孟子曰

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至是謂不知務者孟子言為之智者以其多知

故無所愛而不知也然也當親其賢為之要務是為堯舜二帝之智汎愛故無所

有而不愛者也然也當親其賢為之要務是為堯舜二帝之智汎愛故無所

能使之以事治民也今夫不能三年之喪為不孝之偏愛於衆人但能急親任其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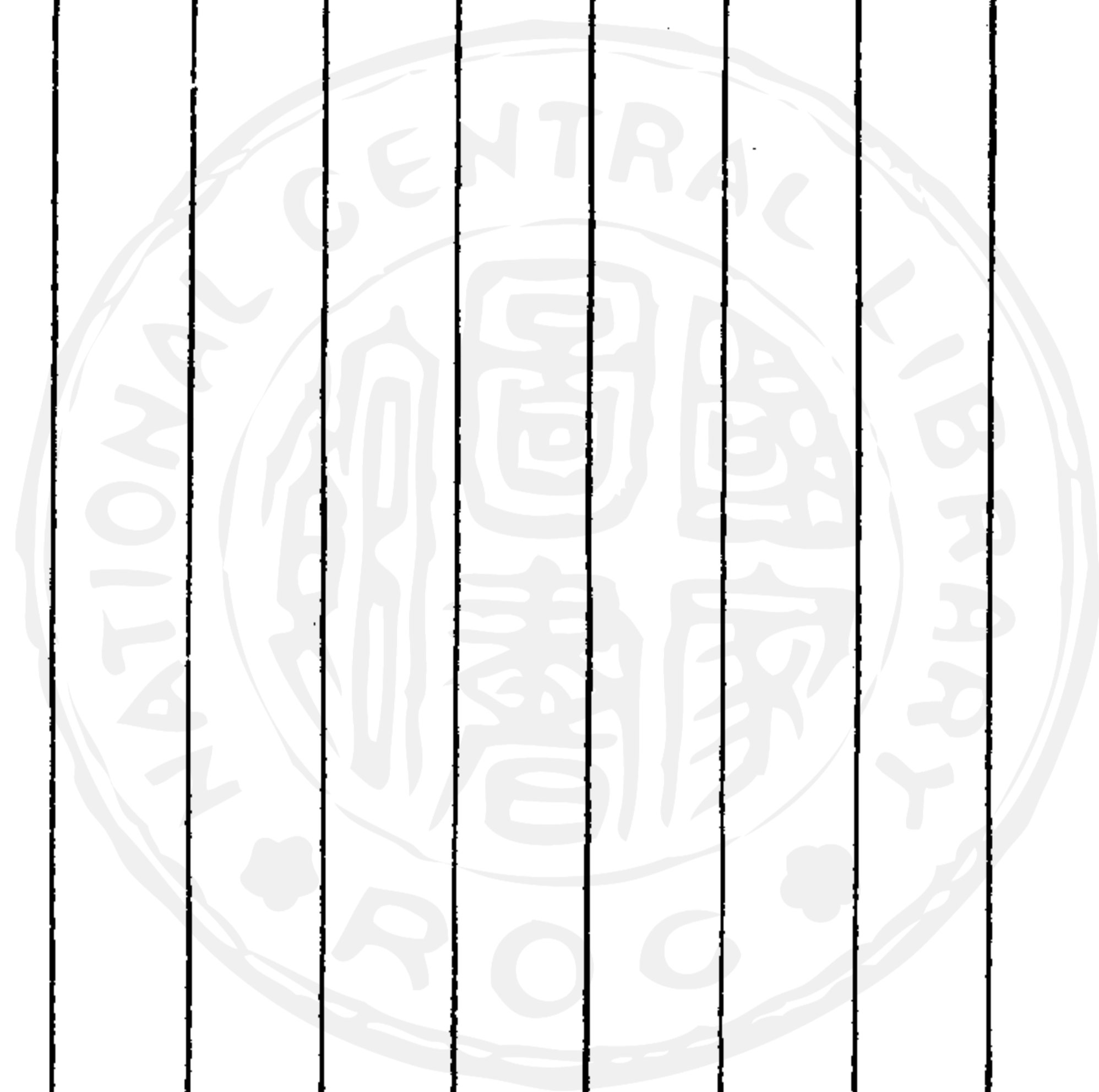
以孝之小者先務而務徧知百工之大事為之先無齒決責其不敬之小者而務徧愛衆

能使之以事治民也今夫不能三年之喪為不孝之偏愛於衆人但能急親任其賢

人之爲急是若執親之大者而乃反責問不敬之小者而乃反察孝之小者先食於尊者
之前不能去不敬之大者而乃反責問不敬之小者而乃反察孝之小者先食於尊者
爲緩急乎蓋總麻三月之服者小功五月之服者也荀子云若挈裘領屈三
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史云綱舉而網疎提其綱則衆目張與此同意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十三下

一珍傲宋版印



孟子注疏卷十三下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仁人呼復歸之矣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呼作將是也案此形近之僞

足以無飢矣

宋九經本宋本岳本咸淳衢州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三本足誤可

章指言王政普大教其常業各養其老使不凍餒

考文古本作餒之二老聞案之當乏之誤

之歸身自託

考文古本誤記衆鳥不羅翔鳳來集亦斯類也

歸身自己

己章指作託是也

疇一井也

按文選登樓賦注及唐釋元應衆經音義卷一皆引賈逵說一井為疇邠鄉所本也文選送應民詩注作二井為疇二乃譌字

庶民治其田疇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庶作教

而何有不仁者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而字

章指言教民之道富而節用畜積有餘焉有不仁故曰倉廩實知禮節

也

則地無遺其利又在上者

閩監毛三本其利作利其無又字

坎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坎作飲下滿坎同○按原泉章作科坎也

以喻君子之學必至成章乃仕進者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之字至字者字

章指言宏大明者無不照包聖道者成其仁是故賢者志大宜為君子

此章言宏也明者

閩監毛三本也上一字作能也作大案此章指文也作能非

包聖道者

閩監毛三本包改志案此章指文也包宋本作乞作志非

而天下亦莫大也於太山也

補案上也字誤衍

故以此別之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以此別之

章指言好善從舜好利從蹠明明求之常若不足君子小人各一趣也

不肯為也

閩監毛三本孔本同宋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肯字

放踵

文選注引作致於踵引注致至也

不知時變也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知作得

章指言楊墨放蕩子莫執一聖人量時不取此術孔子行止唯義所在

章指言饑

孔本韓本考文引古本作飢

不妄食忍情抑欲賤不失道不為苟求能無心害

夫將何憂

章指言柳下惠不恭用志大也無可無否以賤為貴也案偽疏作以貴為賤誤也

能於中道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能於二字

而盡棄前行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者字

章指言為仁由己必在究考文古本作完韓本同之九軻而輟無益成功論之一簣義

與此同

五霸而能久假仁義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而作若足利本作方

譬如假物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廖本如作若

章指言仁在性體其次假借用而巳考文古本無巳字實何以易在其勉之也

人臣秉忠志若伊尹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疊志字

章指言憂國忘家意在出身志在寧君放惡攝政伊周有焉凡人志異則生

篡心也

公孫至篡也閩本同監毛二本孫下有丑字

則謂之素餐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則字

有不耕而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下有者字

身安國富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身作君

章指言君子正己以立於世世美其道君臣是貴所過者化何素餐之謂也

孔本韓本考文引足利本無也字

問士當何事為事者邪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者邪作也

尚貴也

十行本貴字模糊閩監毛三本如此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上

仁為士

廖本孔本韓本土作上閩監毛三本作貴

大人之事備矣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矣作也

章指言人當尚志志於善也善之所由仁與義也欲使王子無過差也

章指言事有輕重行有大小以大包小可也以小信大未之聞也

桃應以舜為天子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以下有為字

夫舜惡得禁之

各本同宋本夫作大

草履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履下有可蹠者三字

爲至貴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至字

章指言奉法承天政不可枉大孝榮父遺棄天下虞舜之道趨將如此孟子

之言揆聖意也

見王子之儀 岳本宋本廖本孔本考文古本同閩本此下剗增體字非監毛二本韓本並沿閩本之誤

高涼 按涼字與亮同古字通用亮者明也

喟然嘆曰 各本同岳本嘆上有而字

居之移人氣志 閩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同監毛二本人誤養

豈非盡是人之子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考文古本豈作皆孔本韓本盡作皆

章指言人性皆同居使之異君子居仁小人處利譬猶王子殊於眾品也

譬猶王子 閩監毛三本猶作如

故君自發聲耳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耳字

章指言輿服器用人用不殊尊貴居之志氣以舒是以居仁由義盎然內優

胸中正者眸子不瞽也

正義曰 此上監毛二本增孟子曰至似也六字

似其呼聲似我君也 閩監毛三本刪似其呼聲四字是也

言大亦無他事異焉 閩本同監毛二本無大字

愛而不敬 石經敬諱作欽下同

章指言取人之道必以恭敬恭敬貴實虛則不應實者謂敬愛也

正義曰 監本此上剜增孟子曰至虛拘六字毛本與監本同

天性也 注文宋本廖本分兩段形謂至人也在此經下孔本韓本與宋本同

謂君子體貌尊嚴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尊嚴作嚴尊

顏如舜華 十行本舜字模糊閩監毛三本如此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舜案音義出舜字依說文則舜古字舜俗字也

然能以正道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然下有後字

而言踐 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色主名是也

章指言體德正容大人所履有表無裏謂之柚梓是以聖人乃堪踐形也

何踐之以為異哉 閩本同監毛二本哉作或

而不行喪者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亦教之孝悌而已矣

石經宋本孔本韓本同閩監毛三本悌作弟

是豈以徐徐之為差者乎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不重徐字

令欲行其寡喪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令作今

欲使得行數月喪

岳本及各本同廖本使作復

章指言禮斷三年孝者欲益富貴怠厭思減其日君子正言不可阿情丑欲

寡之故譬以紛兄徐徐也

而浹洽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浹作沾足利本也作之

有達財者

音義出達財云一本作才

此教之道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章指言教人

考文古本

之術莫善五者養育英才君子所珍聖所不倦其惟誨

人乎

則中道德之中

各本同考文古本德作體

章指言曲高和寡道大難追然而履正者不枉執德者不回故曰人能宏道

考文古本丑欲下之非也

章指言窮達卷舒屈伸異變變流從顧守者所慎故曰金石獨止不徇人也

滕更滕君之弟自此文滕君之弟起至君子之於物也章注非己族類非字

字起耳監毛本不缺○今據毛本補

當有功勞之恩監毛同宋本孔本韓本當作嘗

章指言學尚虛己師誨貴平是以滕更恃二孟子弗應

章指言賞僭及淫刑濫傷善不僭不濫詩人所紀是以季文三思何後之有

而不加之仁監毛韓本同宋本考文古本加之作知人岳本廖本孔本作如人足利本此句作而不得與人同

不得不殺也監毛孔本韓本同宋本下不作而誤

用恩之次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者字

章指言君子布德各有所施事得其宜故謂之義也

務愛其賢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其字

不二三 宋本廖本孔本韓本同閩監毛三本二三作一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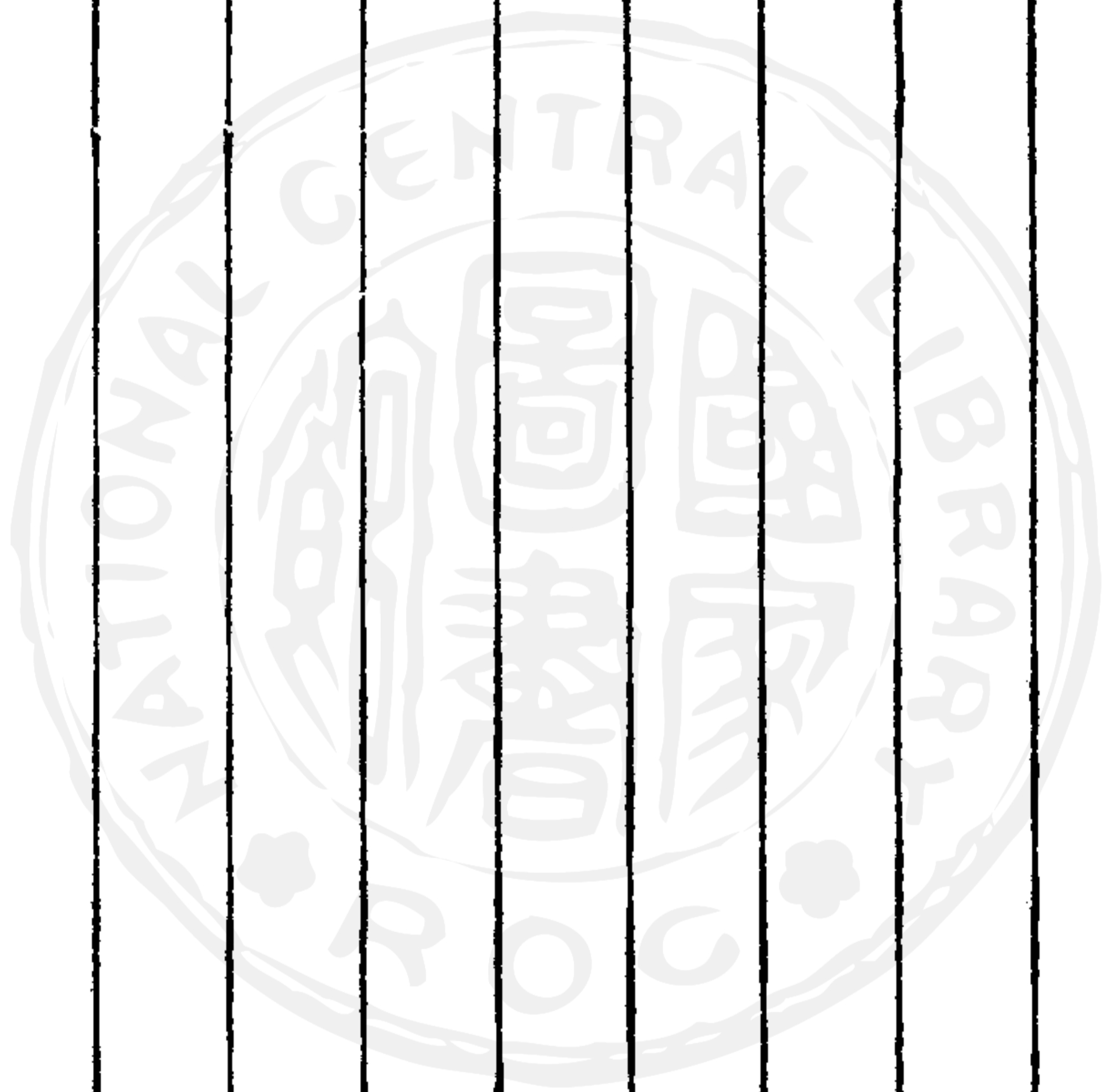
親加恩惠也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廖本孔本韓本無也字

有若大飯長歎而問無齒決類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有若至齒決十一字作若此之三字

章指言振裘持領正羅維網君子百行先務其崇是以堯舜親賢大化以隆道爲要也

孟子注疏卷十三下校勘記

珍做宋版印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十四上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九章

趙氏注

孫奭疏

疏 一正義曰此卷即趙注分上卷為二章也此卷凡三十九章一章言發政施仁
 實聖人不改錄其意也四章言民思不明君若旱望兩以仁伐暴誰不欣喜五章
 言規矩之法喻若典禮六章言言阨窮不憫貴而思降七章言言怨以行仁遠禍之
 端暴以殘民招咎之患八章言言修理關梁譏而不征九章言言卓異十二章言躬行爲
 首十章言言務利蹈姦務德蹈仁十一章言言關梁譏而相殊九章言言卓異十二章言躬行爲
 正禮明其五教十三章言言王者當天然後處之十四章言言得民爲君爲臣重民
 敬祀治之所先十五章言言伯夷下惠變貪厲薄十六章言言仁恩及人爲人能弘道
 十也七章言孔子周己信不遇則去八章言君子固窮窮不變道以上無交無賢
 援也十章言二十二章言言聖人之道學而時習仁義在當常服舍而不修猶
 暗者是塞二迷二十二章言言聖人之道學而時習仁義在當常服舍而不修猶
 茅是塞二迷二十二章言言聖人之道學而時習仁義在當常服舍而不修猶
 爲則從性不可則止非時逆指猶若馮婦暴虎無已必有害也二四章言言尊德
 樂道治性不勤禮則止非時逆指猶若馮婦暴虎無已必有害也二四章言言尊德
 章言輕斂君子正道也斯可矣八章言言追追其前罪君子甚之以爲過二七章言
 養民輕斂君子正道也斯可矣八章言言追追其前罪君子甚之以爲過二七章言
 藏怨之府一大雅先善怨仁義所聚其大美無受爾汝何施不可三海百川移流不
 有拒三十一原三善怨仁義所聚其大美無受爾汝何施不可三海百川移流不
 善以心爲原三善怨仁義所聚其大美無受爾汝何施不可三海百川移流不
 富貴而驕自遺也茅茨采椽聖之行動也中禮湯武之隆不是過三十五章言清
 淨寡欲行之高者畜聚積穢行之下廉者招福士濁者速禍人有等六章言會參
 至孝思親異心羊棗之感終身不嘗三十廉者招福士濁者速禍人有等六章言會參

孟子注疏 卷十四上 中華書局聚

上狂狷不合似是非人不出名世承間雖有斯限蓋有遇不遇焉是以仲尼止於
已來人倫不攸敘聖人不出名世承間雖有斯限蓋有遇不遇焉是以仲尼止於
獲麟孟子終於無有乎爾凡此三十九章
合前四十五章是盡心篇有八十四章矣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

其所愛梁魏都也以用也仁者用恩於所愛之臣民王政不偏普施德教所不

戰殺人民故孟子曰不仁哉好公孫丑問曰何謂也丑問及所愛梁惠王以土地

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

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孟子言惠王貪利鄰國之土地而戰其民死亡於

不能不用勝而往趨死亡故曰及其所愛也東敗於齊長子死焉○正

義曰此章言發政施仁一國被恩好戰輕民災及所親著此魏王以戒人君者

也仁者之君以其用恩於所愛親加於所不親愛幸其不親幸者是自近及遠之

謂也仁者之君以其用恩於所愛親加於所不親愛幸其不親幸者是自近及遠之

幸者公孫丑問曰何謂也公孫丑未曉其旨乃問孟子曰及所愛之狀是何

所謂也梁惠王貪利鄰國之土地而戰其士少故驅率其糜爛其骨肉及兵大敗將

欲復戰之恐懼其不能戰勝以其士卒之少故驅率其糜爛其骨肉及兵大敗將

之子弟以從之甚也而左傳云未陣而薄之以其師大崩曰敗績今梁王之以見獨

惠王不仁之甚也而左傳云未陣而薄之以其師大崩曰敗績今梁王之以見獨

謂之大敗者不仁以其甚也○師與敗績不足言故稱爲大敗抑又言梁王此不蓋首戰

說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春秋

所載戰伐之事無應王義者上伐下謂之征諸侯惡耳孔子舉毫毛之善貶纖芥

之惡故皆錄之於春秋也上伐下謂之征諸侯惡耳孔子舉毫毛之善貶纖芥

不征於三王之法皆疏誅討義曰此章言春秋撥亂時多戰爭實違禮以文反正

相征也孟子言春秋救亂之世凡兵之所起皆小役大弱或強或因怒與師或棄禮

貪利未嘗有禁暴救亂之義也是以春秋無義戰然而春秋雖謂無義戰其彼

國之戰有善於此國未嘗無也如抗敵之國則相爲強弱矣夫征者以上伐下無

有敵於我師所以正彼之罪也如抗敵之國則相爲強弱矣夫征者以上伐下無

以伐下罔有敵于我師者至春秋也正義曰此蓋言出於春秋無義戰之謂也敵國不

相征也○罔有敵于我師者至春秋也正義曰此蓋言出於春秋無義戰之謂也敵國不

故有是孔子之言也疏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

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書尚書經有所笑言爭或

甫刑曰皇帝清問下民梓材曰欲至于萬年又曰子孫孫承保民人不能聞

天刑不能問於民萬年承保皆不可得爲書豈可案文而皆信之哉武成之篇

名言武王誅紂戰鬪殺人血流春杵孟子言武王以至仁伐至不仁殷人簞食

壺漿而迎其王師何乃至於血流漂杵乎故吾取武成兩三簡策可用者耳其

過辭則不疏三正義曰此章言文之過實聖人不可盡信之意也如盡信其書之文則

取之也○疏三正義曰此章言文之過實聖人不可盡信之意也如盡信其書之文則

不若無書而已其辭之有過適已蓋尚書之過辭也孟子言我於書之武成

篇特取二三策而爲不盡信之而已蓋尚書之過辭也孟子言我於書之武成

孟子注疏 卷十四上 一一 中華書局聚

至於武成。但取二三策。而言不仁。耳曰。仁人。用兵。故前徒倒戈。無有敵於我師也。是以

○杵正也。此曰。孟子於武成。所以執此而言。蓋成王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此

康誥也。云。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上帝休。孔安國云。曰。我西土。岐周。惟是。怙恃。

文王之命。為天子。司寇。後為甫侯。故或稱甫。刑。此篇。蓋以穆王命。作夏禹。贖刑。

呂侯。見命。為天子。也。皇帝。清問。下民。者。孔安國云。堯帝。詳問。民患也。云。梓材。曰。

之法。以布告。天下也。皇帝。清問。下民。者。孔安國云。堯帝。詳問。民患也。云。梓材。曰。

梓材。言欲至。于萬年。又曰。子孫。子孫。保蓋。康叔。為政。之道。亦如。梓材。故曰。

承奉。王室。又欲。令子孫。累世。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國君

長居。國以安。民也。餘已。前說。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國君

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夷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諸侯。以攻

戰也。故謂之。有罪。好仁。無敵。四夷。怨望。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

遲願。見征。何謂。而後。我已。說於。上篇。矣。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

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

焉。用戰。革車。百乘。也。武王。令殷。人曰。無驚。畏我。來安。止爾也。百姓。歸周。若崩。厥角。

額角。犀厥。地稽。首拜。命亦。以善。戰陳。者。孟子。思曰。君若。旱望。雨。以正。義曰。此章。言

欲令。武王。來征。己之。國安。用善。戰陳。者。孟子。思曰。君若。旱望。雨。以正。義曰。此章。言

欣喜。是以。殷民。厥角。周師。歌舞。焉。用善。戰者。也。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

為戰。至焉。用戰。者。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者。也。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

以攻。戰者。也。是為。大罪。之。人也。且。國君。好。行。仁。政。以。及。民。人。凡。有。所。征。天。下。無。

敢。有。敵。戰。者。也。故。南。面。而。征。則。北。夷。怨。東。面。而。征。則。西。夷。怨。曰。奚。為。後。我。說。天。下。無。

上篇矣。武王之誅伐商紂，有兵車三百，乘虎賁之勇士，有三千人。武王令告於商之，人曰：無驚畏我來安止爾也。故不敢抗敵之百姓，皆崩摧其角。若無所容於

頭乃稽首拜命。故孟子所以言正彼之罪也。百姓各欲武王來征己之國焉。用

為善戰者乎？此孟子所以有是而戒時君好仁以為無敵之道而已。是又戒時

之臣無以戰事言於時君耳。○注：革車至戰，陳者○正義曰：革車者，以皮為飾

者也。牧誓言：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孔安國云：兵車百夫長，所以載車稱

兩也。一車百步卒七十人，凡二萬一。千人舉全數，虎賁勇士稱也。若虎賁獸言其

猛也。皆百夫長也。又案太誓篇云：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孔安國言：民畏紂之虐

角無所容頭者，也。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梓匠輪輿之

與器也。蓋喻人不志仁，雖得規矩之法，亦不能。○疏：正義曰：此章言規矩之法，喻

成器也。蓋喻人不志仁，雖得規矩之法，亦不能。○疏：正義曰：此章言規矩之法，喻

不能以善者在心也。孟子言：梓匠輪輿之法，度亦不能與人規矩。法度而時之，使

其仁雖誦憲籍，亦不能成美政。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

天子也，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疏：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如是及為天子

被畫衣黼黻，絺繡也。鼓琴以協音律也。○疏：正義曰：此章言堯舜降聖，德所以殊而

也。孟子言：舜初於耕歷山，陶河濱之時，以糗而飯，以草而茹。若終身如是焉。及堯

禪位，為之天子，所被以畫衣黼黻，絺繡也。五絃之琴，以堯帝二女事之，實若固

自當有之也。○注：糗，乾糲也。糲，乾飯也。○正義曰：糲，乾飯也。糲，乾飯也。糲，乾飯也。

乾飯屑也。云：○注：糗，乾糲也。糲，乾飯也。○正義曰：糲，乾飯也。糲，乾飯也。糲，乾飯也。

精曰：絺，五色備也。○注：許慎云：果侍也。遂誤歟。蓋木實曰果。云：果者，取其實而言也。

侍曰：絺，五色備也。○注：許慎云：果侍也。遂誤歟。蓋木實曰果。云：果者，取其實而言也。

孟子注疏 卷十四上 一一一中華書局聚

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人亦殺其

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其父仇不同天兄仇不同國以惡加人

耳與自殺其親何異哉。疏正義曰此章言怨以行仁遠禍之端暴以殘民招咎之患是以君子好

殺彼人之父彼一人亦殺己父而報之殺彼人之兄然後知殺人之親之為最重者也

則非己之殺但一間耳以其與自殺之無異也。○注彼人亦殺己兄而報之如國是

所以正義曰案禮云父之讎弗與共戴天交遊之讎不與共其國蓋非周禮歟又

周官謂人凡殺法不可殺者勿令勿讎則已殺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今之

為關也將以為暴關古之為關將以禦暴亂將以為非常也今之道也。疏正義曰此章

識而不征如以稅斂非其人而己今懼將為關乃征稅而不讎將以為暴亂之道也

按周禮司關云凡四方之賓客叩關則為之告有內外之送則以節傳出納之

是以為關將以禦暴也孟子賓客叩關則為之告有內外之送則以節傳出納之

是言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人順其道德雖妻子不肯行之言無所則效使人。疏正義曰此章言率人之道躬

不履其道德雖妻子不肯行之言無所則效使人。疏正義曰此章言率人之道躬

不令妻一妾而行其亂亦正雖令不從亦其意也。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

德者邪世不能亂周達於德利營苟行之利而趨世不能凶年不能殺之**疏**正義曰

務利者則所養常厚故凶荒之年且不能均殺也喻人之能盡其性以為周于德

者則所守彌篤故姦邪之術此孟子所以救之蓋以此戰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

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也誠非好名者爭簞食豆羹變色訟之致禍

鄭公子染指**疏**正義曰此章言廉貪相殊名亦卓異者也孟子言好不朽之名

季札與鄭公之子類○正義曰案史記列傳云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父欲

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字公信伯長也夷謚也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案

命兄卒弟代立必致云王餘味卒欲授弟季札後立今卒去於當代乃立王餘味

宣公四年左傳云楚人獻龜於鄭靈公公乘之國也云鄭公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

告及食大夫龜召子公而弗與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視而笑公問之子公以

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是也孟子曰不信仁賢

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不親信仁賢去之國無

正尊卑則上下之敘泯亂無善政以教人疏正義曰此章言親賢正禮明其五

農時貢賦則不入故財用有所不足故也疏教為政之源聖人以三者為急也

孟子言人君不親信上之賢則仁賢去之仁賢去則國無賢人是為空虛之國也

無禮義以正尊卑則上下之序泯亂無政事以理財則財用乏而不足蓋禮義

由賢者出政事由賢者出是不信不足此孟子言之亦其敘之然孟子曰不仁而

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叔度封於管蔡以親親之恩而得

國也雖有誅亡其世有士丹朱商均天下元疏正義曰此章言王者當天然後

子以其不仁天下不與故不得有天下焉疏正義曰此章言王者當天然後

不得也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孟子言世有

不仁之者而得其國而為臣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孟子言世有

有也是以管蔡與丹朱商均者正義曰象封有庫孟子於萬章篇言之詳矣云

度封於管蔡與丹朱商均者正義曰象封有庫孟子於萬章篇言之詳矣云

叔鮮叔度者案世家史記云管叔鮮蔡叔度於蔡杜預云管在滎陽京

殷紂平天下封功臣昆弟於是封叔鮮於管封叔度於蔡杜預云管在滎陽京

縣東北世本曰居上也又言於上篇已詳矣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君輕於社稷社稷輕於民丘湯十六井也天下

子為諸侯得天子之心得乎諸侯為大夫得諸侯之心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為危社稷之行犧牲既成粢盛既絜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

則變更立賢諸侯也犧牲既成粢盛既絜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

稷犧牲而已成肥腓梁稻已成絜精祭祀社稷而更置之疏孟子至此章言得民

為君得君為臣論君社稷次之於民而君比於民猶以為輕者如此者言民之

故得乎四邑之民以樂其政則為天子家如有諸侯不得乎天子之心則為諸侯不能保安其社稷而為諸侯之有國乎得乎諸侯之心以樂其政則為天子家如有諸侯不得乎天子之心則為諸侯不能保安其社稷而為諸侯之則變更立春秋祈報之時然而其國尚也旱乾水溢之災則社稷無功以精祭祀又及春秋祈報之時然而其國尚也旱乾水溢之災則社稷無功以精亦在社稷次之君為輕之敘也云社稷者蓋先王立社稷也此孟神祀以所為君功於民者為之也社稷者蓋先王立社稷也此孟穀之神祀亦知社稷之變置又有見於湯之時然也○社柱為稷及湯之易其柱是亦知社稷之變置又有見於湯之時然也○社柱為稷及湯之湯為文也○正義曰此云丘十六井通者案馬法云六尺為步百為畝百為夫也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是一丘為十夫而一井為九夫之地也今云十六井蓋有一萬四千四百畝為一丘是得乎民心也孟也云殷湯周文者蓋引此二王皆自百里而起為天下王是得乎民心也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和聖人之清柳下惠之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頑貪懦弱鄙其遠也興起志意興起也非聖人之行何能感疏孟子至者乎○正義曰此章人若是喻聞尚然況於親見而薰炙之者乎疏言伯夷柳下惠變貪厲薄千載聞之猶有感激謂之聖人美其道德也窮為百世之師法也伯夷柳下惠二言伯夷下惠之為聖人也言聖人美其道德也窮為百世之師法也伯夷柳下惠二言人是也故千載之下惠之聞伯夷之清風者鄙薄之夫頑貪而為敦厚寬大是則懦弱人之清和而有立毅之志聞下惠之聞和風者鄙薄之夫頑貪而為敦厚寬大是則懦弱人之清和而風奮發乎百世之上而使百世之聞其風者無不感激而化者尚如此況化之也然而非聖人其能若是使百世之聞其風者無不感激而化者尚如此況化

孟子 子注 疏 卷十四上 五 中華書局聚

當時有親見薰炙之者乎○注頑貪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仁能行

至美其德此蓋於上篇言之○詳矣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仁能行

者人謂之與仁合而言疏正義曰此章言仁恩須人人能弘道也孟子言為仁

立仁非人不行合仁與人而言之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

國之道也去齊接浙而行去他國之道也遲遲接浙說已見上疏此章蓋言孔

則去者也其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曰君子孔子之道也論語

無能焉孔子乃尚謙不敢當君子之道故可謂孔子為君子也疏正義曰此

子所以厄於陳蔡之間者其國君臣皆惡上下無所交接故厄也疏正義曰此

見厄謂君不固窮以無變道上下無交而已以其上無所事雖死不為詔下無所可

與雖死不為瀆是為無交也論語衛靈公之篇云孔子在陳絕糧從者病莫

能興子路不為瀆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豈非窮不變

道者能如是乎○注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所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貉姓稽

謂乎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懼是三者也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名仕者

也為衆口所訕理賴也謂孟子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審己之德口無傷

者亦益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殞厥問文王也詩

多口益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殞厥問文王也詩

論此詩孔子亦有武叔之口故曰孔子之所苦也大雅絲之篇曰肆不殄厥愠

風柏舟之篇曰憂心悄悄憂在口也愠于羣小怨小人聚而非議賢者也孔子

絕映夷之愠怒亦不殞厥問失文王之善聲問也疏章言正己信心不意衆口衆

有微蹊其間之微小介然而已如用而行之則蹊成大路不用而行之茅草生塞之不能成其路也喻高子之為善止於中道而其心為利欲之所充塞亦若

曰何以言之文高子孟子為禹之尚樂過於曰以追蠡也高子曰禹時鐘鈕在者追蠡

矣不蠡然以禹為尚樂也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孟子曰是為尚樂乎

先代之樂器後王皆用之禹在文王之前千有餘歲使用鐘日久故追蠡耳若城門之軌鑿其限切深者用之多耳豈兩馬之力使然乎兩馬者春秋外

傳曰國馬足以稱賦是兩馬也疏三王一體何得相踰欲以此追蠡未達一隅孟子尚言之

將樂以過於文王之聲樂也孟子曰何言者孟子見高子於蔽感故難之曰何

以言禹之聲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孟子又以此鐘鈕之高子欲絕故言

然也孟子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孟子又以此鐘鈕之高子欲絕故言

此追蠡何足為禹之尚樂過於文王乎且譬之城門之軌鑿其力即如是深豈

以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亦以積漸之久故使然也非特兩馬之力即如是深豈

也不言禹王之至文王其鐘山之溜久而穿石單極之縷久而斷幹其來非一日也

兩馬即如注所謂春秋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齊棠

外傳云國馬公馬是也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

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眾逐虎虎負嵎莫之

臻言也孟子嘗勸齊王發棠邑之倉以振貧窮時人賴之今齊人復饑陳

敢櫻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眾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也馮姓而婦有名

力能搏虎卒後也善士者無敢迫近者也馮婦恥不以為士之於野外復見逐

今欲復使使我如發棠時言其勇猛於君是則我為馮婦也止也必為知者所謂陳臻

婦搏虎無已此章言可為則從不可則止言善見復者蓋齊國之非人時皆指猶若馮

子嘗勸齊王發粟以賑之今者復饑而孟子不復發棠邑之粟以賑陳臻救之為

夫子皆不復發棠殆為齊王以此馮婦之勸喻而比之何故陳臻也言孟子曰至其為

馮婦者皆笑之馮婦能暴虎也言晉國有馮婦之人善能搏虎後為之善士則之於

乃皆趨進而迎之馮婦乃下車攘臂欲復搏之眾人皆悅其勇猛其為士之黨

者知進則笑其不知止也言今齊王恃威虐以斂民亦若虎之負嶠以難合之

說述於暴人之前又若之迎而搏虎也是以孟子將復為發棠非不足也○正義曰

案齊世家史記云棠公妻好斐駟云賈逵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

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美味之甘

之好美色耳之樂五音鼻之喜芬香臭香也易曰其臭如蘭四體謂之四肢四

肢懈倦則思安佚不勞苦此皆人性之所欲也得居此樂者有命祿人不能皆

如其願也凡人則有情欲而苟求之也故君子之道則以仁義仁之於父子也義

為先禮節為制不以性欲而苟求之也故君子之道則以仁義仁之於父子也義

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

子不謂命也禮仁者得施於賓主知者得以明知賢達善聖人得君臣好禮者得天

下此皆命祿遭遇乃得居而行之不遇者不得施行然亦才性有之故可用也

凡人則歸之命祿在天而已不復治性以君子之道則修仁行義修禮學知庶

幾聖人晝夜不倦不坐而疏孟子曰至性命也○正義曰此章言尊德樂道不

病究言好色耳之勸戒者孟子曰至君四肢不謂性也者孟子言人口之於美味

目之於好色耳之勸戒者孟子曰至君四肢不謂性也者孟子言人口之於美味

皆不可性所欲也然而所以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至君子以為有命在所不

而不可性所欲也然而所以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至君子以為有命在所不

知以言仁施之恩愛施之於父子義以理施之於君臣禮以敬施之於賓主

凡此五者皆歸之於命也然而有是五者皆稟乎天性也孟子言性存焉君子

以為有性在所以不可不勉也是所以不謂性也孟子言性存焉君子

勸戒時人以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見孟子聞

子何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樂正子為政於魯而喜故問樂政

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化之謂

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己之可欲乃使人欲之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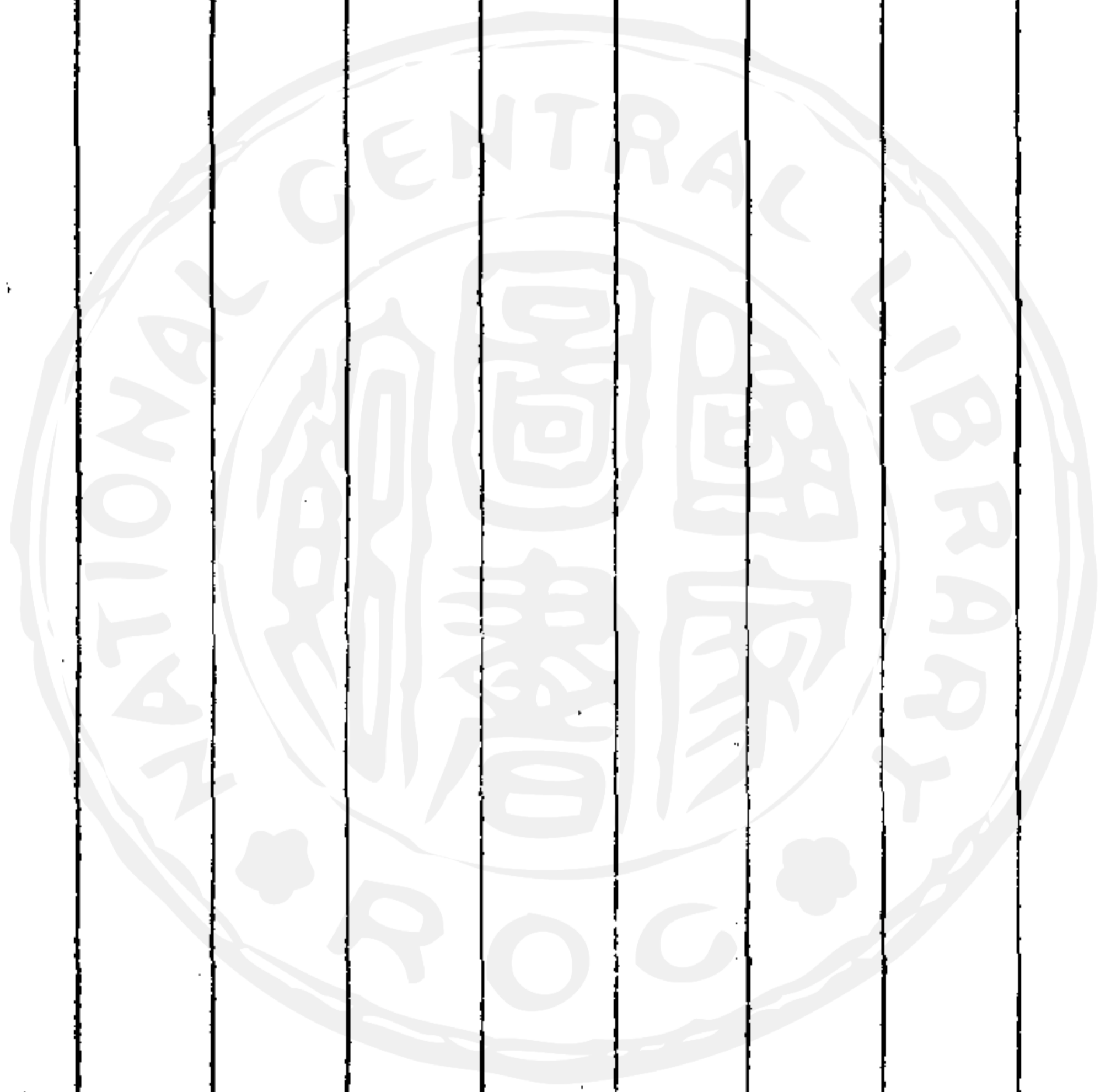
人也有之於己乃謂人有之是為信人不億不信也充實善信使之不虛是為

美人美德之人也充實善信而宣揚之使有光輝是為大人其大信使之不虛是為

化之是為聖人有化之是為聖人
有是六等樂正子能善知能信明其道不可得中四者之為神人人
下優劣者浩生不害問孟子曰樂正子何等也孟子曰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為政
何人也者浩生不害問孟子曰樂正子何等也孟子曰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為政
於魯而喜也以其有問之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也孟子曰善也
人信人者也以有問之也孟子曰善也信也孟子曰善也信也孟子曰善也信也
何以謂之信也曰可欲使人欲之是為善有諸己之謂信至四之謂下也者孟子曰何樂正子為
為之解之曰己之可欲使人欲之是為善有諸己之謂信至四之謂下也者孟子曰何樂正子為
所謂善即仁義禮智也使人欲之是為善有諸己之謂信至四之謂下也者孟子曰何樂正子為
之美充實其善而宣揚之使有光輝于外是充實其善於己謂之不虛是為美人不故謂
充實於己而推之以化人人莫近以其及遠為神人故謂之神凡是大善而樂正子此
之善又至經以萬方使人莫知其故是為神人故謂之神凡是大善而樂正子此
能善能信是在二之中而在美大聖神四者之下也但能充實
而至神也注孟子聞樂正子為政於魯正義曰此蓋經文不能見上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十四上

珍做宋版印



孟子注疏卷十四上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凡三十九章

閩監毛三本同音義九作七案此當作三十八章疏亦數至三

得民為君為臣

閩監二本同毛本為臣上有得君二字

言伯夷下惠

閩本同監毛二本下上有柳字毛本言誤方

優劣異差

補監毛本差作差不誤

所親愛之臣民

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宋本考文古本無親字廖本上有加字孔本韓本作加所愛之臣民

章指言發政施仁一國被恩好戰輕民災及所親著此魏王以戒人君也

敵國不相征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不下有得字

於三王之法

各本同考文古本三作二

皆不得其正者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皆字

章指言春秋撥亂時多戰爭

孔本韓本作爭戰

事實違禮以文反正征伐誅討不自

王命故曰無義戰也

言爭或過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爭作事

皇帝清問下民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無皇字○按無者是困學記聞所引正同

天不能問於民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於字孔本作天子不能問民孔本誤

武城之篇名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之上無逸書二字是也

而迎其王師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王字

則不取之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之字

章指言文之有美過實聖人不改錄其意也非獨書云詩亦有言崧高極天

則百斯男

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此下有亦已過矣四字

是故取於武城二三策而已

孔本韓本無是故已

下十字

南面而征北夷怨

宋本孔本韓本同閩監毛三本夷作狄石經此字漫漶案偽疏引亦作北夷作夷是也

何謂而後我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謂作為廖本無而字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何為後我

已說於上篇矣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矣字

武王之伐殷也

石經殷諱作商

趣馬

廖本及各本同宋本作取馬音義出趣馬

額角犀厥地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額作額犀作犀案音義云額即

字誤也段玉裁云丁說殊誤字當作犀从牛國語曰角犀豐盈國策曰眉目準類犀角權衡偃月今人謂之天庭古謂之犀角相書云伏犀貫頂即其理也額角犀厥地文選注引作擲地謂人叩頭似若以角發地然也說文曰厥發石也

欲令武王來征己之國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上有各字

章指言民思明君若旱望雨以仁伐暴誰不欣喜是以殷民厥角周師歌舞焉用善戰故云罪也

若崩厥角

閩本下角剝去空一字監毛本無下角字

梓匠輪輿之功

宋本廖本孔本韓本同閩監毛三本功作工

雖得規矩之法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之法二字

亦不能成器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亦不能作不以

蓋喻人不志仁雖誦典憲不能以善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此十四字

章指言規矩之法喻若典禮人不志仁雖誦典憲

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憲籍

不能以善

善人修道公輸守繩政成器美惟

宋本足利本作準

度是應得其理也

章指言阨窮不憫貴而思降凡人所難虞舜獨孔本韓本考文隆聖德所以殊也引古本作所

舜降聖德 案降當依章指作隆

孟言舜初於耕歷山 閩監毛三本孟下有子字

章指言恕以行仁遠禍之端暴以殘民招咎之患是以君子好生惡殺反諸身也

勿令勿讎則殺之 閩監毛三本下勿作讐

章指言修理關梁譏而不征如以稅斂非其式程懼將為暴故載之也

雖妻子不肯行之 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岳本宋本廖本考文古本無雖字

而況他人乎 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宋本作而況於他人者乎考文古本作而況他人者乎

章指言率人之道躬行為首 孔本韓本考文引論語曰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營苟得之利 各本同毛本苟誤苟

章指言務利蹈姦務德蹈仁舍生取義其道不均也

能讓千乘之國 石經讓諱作遜

伯夷 各本同宋本作子臧

季札之類 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類作疇

爭簞食豆羹 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宋本岳本食作飯

鄭公子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鄭子公是也左傳作子公

染指鼃羹之類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鼃作鮓音義出鮓羹云左傳作鼃案此則注文本用鮓字改為鼃非也

章指言廉貪相殊名亦卓異故聞伯夷之風懦夫有立志也

故經書曰鄭公子弑其君夷 案子下當有嘉字

故財用有所不足故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故財用不足

章指言親賢正禮明其五教為政之源聖人以三者為急也

謂象封於有庠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作謂若象封有庠考文古本足利本謂下有若字

故不得有天下焉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焉作也

章指言王者當天然後處之桀紂幽厲雖得猶失不以善終不能世祀不為

得也

世有不仁之者補監毛本者作人是也

而得其國而為臣者補監毛本臣作君

諸侯能以為大夫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能作封

而更置之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之作也

章指言得民為君得君為臣民為貴也先黜諸侯後毀社稷君為輕也重民

敬祀治之所先故列其次而言之

如諸侯不能保安其社稷閩本同監毛二本如作而

柳下惠之和各本同考文古本和作厚

喻聞尚然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喻作諭

況於親見而薰炙之者乎閩監二本同毛本薰作熏乎誤子岳本無於而二

勳作熏孔本作况於親見薰炙者也韓本足利本與孔本同韓本薰作勳案音義出勳炙云字與薰同則作薰熏者並非古本也

章指言伯夷柳下惠考文古本無惠字變貪厲薄千載聞之猶有感激謂之聖人美

其德也

下惠之為聖人也

閩本同監毛二本上增柳字下聞下惠之和風同

章指言仁恩須人人能宏道也

說已見上篇言矣此不復說焉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足利本作注義見萬章下首章考文古本無言矣已下七

字

章指言孔子周流不遇則之他國遠逝惟魯斯戀篤於

孔本韓本考文父母引古本無於字

國之義也

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

音義出厄於云或作厄同

君子之道三

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之道改道者

章指言君子固窮窮不變道上下無交無賢援也

如之何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而仕者亦益多口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作而為士者益多口考文引而仕者云古本作而為仕者

亦不殞厥問

宋九經本岳本咸淳衢州本孔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韓本殞作隕注同

孟子

注疏

卷十四上 校勘記

十一 中華書局聚

不殞絕吠夷之愠怒 閩監二本同毛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殞作殄

章指言正己信心不患衆口衆口誼譁大聖所有況於凡品之所能禦故荅

貉稽曰無傷也

不意衆口 閩本同監毛二本意作患

法度昭明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明作昭

是躬行之道可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行作化

而欲使人昭明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人上有他字

章指言以明昭闇闇者以開以闇責明闇者愈迷賢者可遵譏今之非也

而求流之請 補監毛本請作清

山之嶺 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三本作嶺

正若山路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正作比

章指言聖人之道學而時習仁義在身常 宋本孔本韓本常被服舍而弗修

猶茅是塞明爲善之不可倦也

禹之尙聲樂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尙下有聲字

鈕磨齧處深矣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磨作擘

蠡欲絕之貌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疊蠡字足利本不疊無也字

限切 段玉裁云門限亦曰門切丁氏云限迹切深偽疏單摘限字由不解切字也

是兩馬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此四字

章指言前聖後聖所尙者同三王一體何得相踰欲以追蠡未達一隅孟子

言之將啓其蒙

以振貧窮 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振作賑賑乃俗字耳

將復若發棠時 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將字

見虎走而迎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之字

章指言可爲則從不可則凶言善見用得其時也非時逆指猶若馮婦暴虎

無已必有害也

耳之樂五音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五音作音聲

四肢懈倦

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懈作解音義出解倦

則思安佚不勞苦

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苦誤若

凡人則有情從欲而求可身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有作觸身作樂宋本考文古本有作觸足利本身作樂

故君子不謂之性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之字

知之於賢者也

宋本岳本孔本韓本同閩監毛三本知作智案音義出知之云音智注同則作智非也

有性焉

各本同孔本焉作也

乃得居而行之

閩本孔本韓本同監毛二本居誤君

在天而已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在作任

章指言尊德樂道不任

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追

佚性治性勤禮不專委命君子所能小

人所病究言其事以勸戒也

聞樂正子為政於魯

各本同毛本聞誤問

不害為善信之行謂何

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為作問

不億不信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億作意案音義出不意作億非也

使之不虛 各本同考文古本之下有意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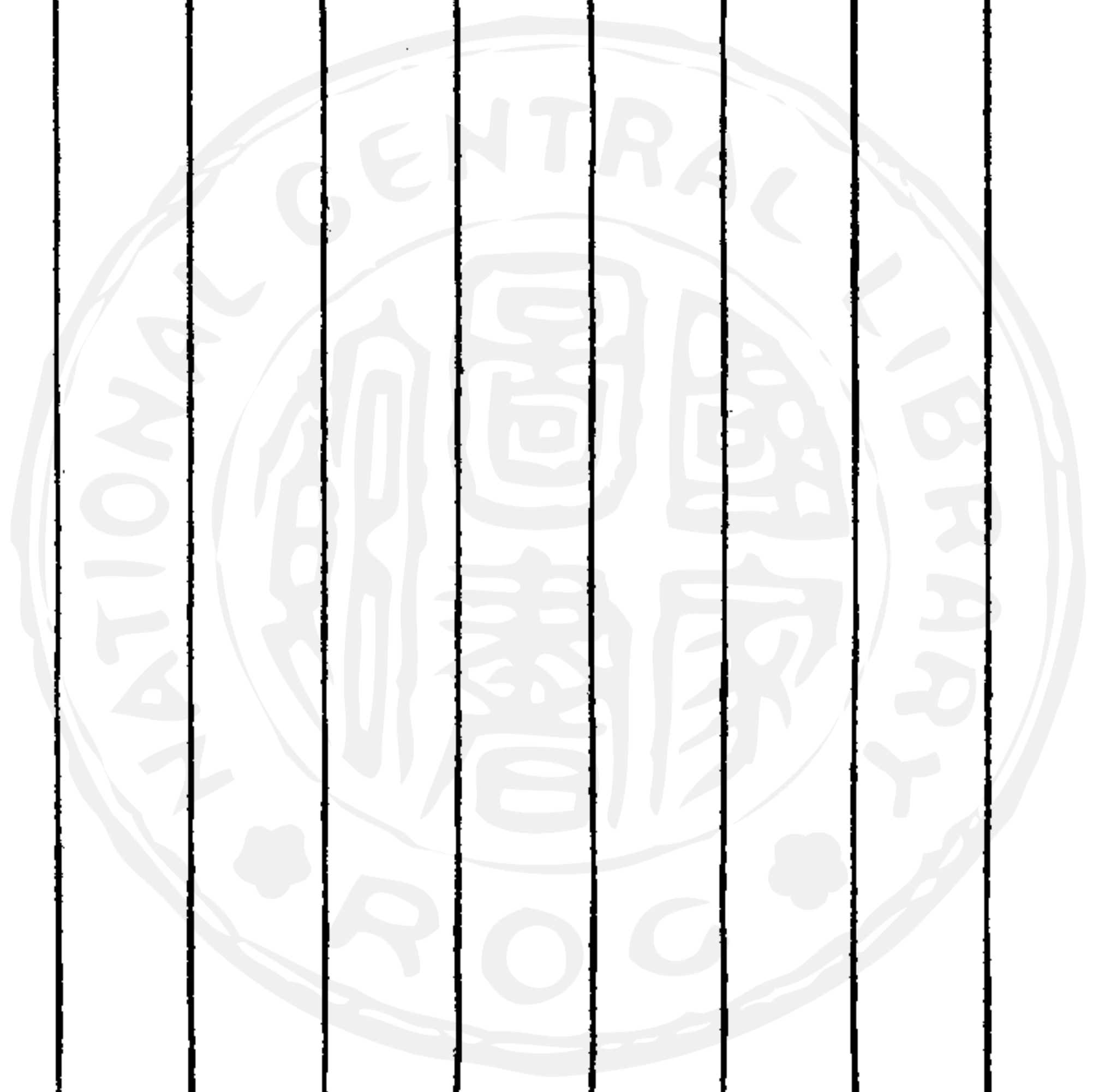
章指言神聖以下優劣異差樂正好善應下二科是以孟子爲之喜也

樂正何人也者

閩監毛三本正下增子字

孟子注疏卷十四上校勘記

一珍做宋版印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十四下

盡心章句下

趙氏注

孫奭疏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

墨翟之道兼愛無親疏之別最為違禮楊

朱之道為己愛身雖違禮尚得不取毀傷之義逃者去也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

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

苙。豕之也。今之與楊墨辯爭道者譬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

之太甚以言去楊墨歸儒則

疏矣來者不追追其前罪曰此章言驅邪以為過者可

可又復從而非之亦云太甚

矣來者不追追其前罪曰此章言驅邪以為過者可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至歸斯受之

道幼學所以為己壯而行之所以為楊朱尚得兼

愛無親疏之道必歸於安之矣今之與楊墨又從而招之

者孟子又言今之人

有與楊墨辯爭其道者如追而乃又從而罪之無入其

闕又從而放逸之豕豚既入其

亦太甚矣此孟子所以比之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國有軍

旅之事則橫與此三賦也布軍卒以為養之也

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

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發異時急一緩二民不苦之若並用二則路有

餓殍若並用三則分崩不振

疏孟子曰至父子離以致離殍養民輕斂君之道也

君門人言括順之為人小足有才智而未知疏小益成括至而已矣○正義曰此章言

益成括仕於齊孟子聞之乃曰死矣盆成括成括以其益成括必見死也盆成括見

殺門人問曰夫子何益成括將見殺曰其為人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

夫以殺其軀而已矣者孟子曰死矣盆成括成括以其益成括必見死也盆成括見

而未知聞君仁而已義謙順之大道是則足以知其將見殺其身孟子之勝館於

上宮止館舍也上館樓也孟子舍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或問之曰若是

乎從者之屨也履屨也業織之有次業而客成也置之窗牖之上客到之後

徒相隨從者所竊匿也故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隨事我本為欲竊屨故來邪曰

殆非也夫館人也自始非為是來事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

至斯受之而已矣來者亦不拒我設教授之科教人之道也我則斯受之亦不追呼

其取之與否君子不能保其異心也見館人殆疏言孟子教誨之道受之如海百川移

非為是來亦云不能保其異心也見館人殆疏言孟子教誨之道受之如海百川移

官者孟子往至滕獨竊屨非己所絕順者小人小人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

得或問之曰若至乎從者之屨也者言業織之有次業而若此屨之履置之於窗

者之屨乃謂之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者孟子見館主乃問已以為從者之屨也

孟子

注疏

卷十四下

中華書局聚

主自知責已問之過也乃曰殆非為是來事夫子也夫子之設科也至斯受之

而已矣者孟子又曰夫我之設科以教人往去之者則不追呼而還來者則不

拒逆誠以是學道之心來至我則斯容受之而教誨亦且無類其斯之謂與孟

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於人所不愛皆令被德此仁也以通人

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謂人皆有不喜為謂貧賤也通之於其所喜為

也人人能充無欲害人心而仁不可勝用也抑情止欲使若所不喜為此者義

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穿牆踰屋竊利之心也人既無此心人能充

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爾汝之實德行人所輕賤人所能爾汝者以自

行所至皆可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

也是皆穿踰之類也以言取之也是失言也見可與言者而不言與之強與之言欲

是皆可趨利入邪無知之不言取之是失言也見可與言者而不言與之強與之言欲

汝何施之不可取人不知失其臧否比之穿踰之類也言善怨行義充大其美無受爾

皆穿踰之類也者孟子言人皆有所慍隱而不忍如能推之所謂不喜為謂貧賤

也如能推之以其所不喜為而達之於所喜為謂富貴也是為有義之不喜為謂貧賤

大不利害之心以為義則仁於是乎盡故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大其不受人無穿

汝之實是不為人所輕賤故無所行而不為義也但能充而大之則為仁義矣蓋
也為士於尊貴者未可與言是與之言是以不言取之也是失人也以其失之教也如此
屋趨姦利之類也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

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言近指遠近言正心遠可以施德於天下也二者可謂善言善道也

正心守仁皆在胸臆吐口而言之四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身正物正人

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身不治也田以喻身治

是求人太重疏孟子曰至自任者輕正義曰此章言道之善也孟子曰言近而

指遠者至所以自任者乃為善道○君子之近而指意已遠者乃為善言所謂言近守

而指遠也蓋帶者所以解其旨也以其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是所謂守約而施

見君子之言又自解其旨也以其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是所謂守約而施

博也君子之言又自解其旨也以其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是所謂守約而施

所謂正己而所以自任其在己者太輕耳芸治也田所以喻人之田也言人所求於

在舍其己身為治他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堯舜之體性自善者也

安乃以施人謂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禮者盛德之至也

孟子注疏卷十四下
中華書局聚

為生者也死者有德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經行也體

其節操自不回邪非以求祿位也庸言必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君子順性

信非必欲以正行為名也性不忍欺人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君子順性

命以待之壽在天行疏孟子至而己矣矣終堯舜之盛湯武之隆不是過也孟子曰

至於身安乃以施人謂加善於人而反之者一體性自然之善也王武王反

於身安乃以施人謂加善於人而反之者一體性自然之善也王武王反

其威德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蓋哭死而哀非為其生者也為其動容中禮也

是也孟子自解之旨也言哭其死而哀之者非為其生者也為其動容中禮也

然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禮者德也禮者德也

也子自解之旨也言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禮者德也禮者德也

順性蹈德行其禮法修身以俟命而已然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

然勿大人謂當時之尊貴者此而孟子言說大人之法當有以輕藐之

棖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室八尺也棖題不居此堂也堂高數仞尺奢太之

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極五味之饌食列於前一般樂飲

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般大也後車千乘般於遊田也在彼者皆

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在彼貴者驕佚之事人所制之

法謂恭儉也我心何
疏孟子至彼表也○正義曰此章言富貴而驕自遺咎茅茨
為當畏彼人乎哉

神故以所不為為之寶玩者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至吾何畏彼哉者孟子
言說當時之尊貴為之大者當輕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尊貴而畏之也以其

如是則心意舒展得志於行道不為此室高數仞八尺也至馨高數尺是為奢
汰之室也如我之得志於行道不為此室也食之前有方丈之廣以極五味之

饌而列之又有所待之後車千乘之多如我志於行道亦不為之也以其在
樂而飲酒驅騁田獵有後車千乘之多如我志於行道亦不為之也以其在

彼驕貴之事者皆於我所恥而不為之也在我所行之事又皆是古聖王之制
度者也是皆恭儉而有禮也如是則於我何有畏於彼之富貴乎哉是以說大

人則藐之而勿也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
視其巍巍然也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

養治也寡少也欲利也雖有少欲而亡者謂遭
橫暴若單豹臥深山而遇飢虎之類也然亦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

寡矣謂貪而不亡蒙先人德業若晉國**疏**孟子至寡矣○正義曰此章言清淨
廉者招福濁者速禍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孟子言此以教時人養心之術也言人之治其心莫善於

有欲也其為人少欲則不為外物之汨喪雖有遭橫暴而亡者蓋亦無二
三也然而未必全無也以其少也如是如單豹為人有少欲獨隱處於深山而臥乃

遭遇於飢虎而亡之是也其為人也多欲則常於外物之所汨喪雖間有不亡
其德業於身者蓋亦百無二也然而未必多者焉以其亦少也是如樂驥

為人多貪乃為卿於晉國者是也荀子云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
養心莫善於誠蓋亦與此孟子同其旨也

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羊棗棗名也曾子以父嗜羊棗父沒之後唯念其
親不復食羊棗故身不忍食也公孫丑怪之故問

羊棗與膾也。孟子曰膾炙哉。言膾炙固美也。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

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言孟子

炙雖美人所同嗜。獨曾子父嗜羊棗耳。故曾子不忍食也。疏正義曰此章言會

譬如諱君父之名不諱其姓。姓與族同之名所獨也。故諱。疏正義曰此章言會

參至孝。思親異心。羊棗之感終身不嘗。孟子嘉之。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

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曾子曰膾炙也。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

不食羊棗。孟子曰膾炙與羊棗此二味孰為美。孟子曰膾炙也。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

膾炙而食羊棗。孟子曰膾炙也。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食羊棗。孟子曰膾炙也。

又問孟子曰如於膾炙則曾子何為獨食於膾炙而不食羊棗。孟子曰膾炙也。公孫丑曰

好者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孟子曰然則曾子何為獨食於膾炙而

不食羊棗。孟子曰膾炙與羊棗此二味孰為美。孟子曰膾炙也。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

膾炙而食羊棗。孟子曰膾炙也。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食羊棗。孟子曰膾炙也。

正其姓者以與其姓為族之所同也。有名為君父之所獨也。諱之也。譬如君父之名不

諱其姓者以與其姓為族之所同也。有名為君父之所獨也。諱之也。譬如君父之名不

則羊棗之為大棗甘者也。然而有二名是棗小也。而棗大也。酸而棗甘耳。云羊棗也。

傳曰曾葺音點字哲是也。孔傳云曾參父名點。○注上章稱曰豈有非義而曾

子言羊棗之○正義曰此謂公孫丑言之疑曾子為非義而乃不知膾炙。萬章問曰孔

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

士。孔子在陳不遇賢人上下無所交。蓋歎息思歸欲見其鄉黨之士也。簡大也。

五州為鄉。故曰吾黨之士也。萬章曰孔子何為思魯之狂士者也。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

怪孔子何為思魯之狂士者也。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

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中正道

之大道也狂者能進取狷者能不為不善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萬章曰人可

謂之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孟子言人行如此三人者孔子

為人蹠蹕譎詭論語曰師也辟故不能純善而稱狂也又善鼓琴何以謂之狂

號曰琴張曾皙曾參父也牧皮行與二人同皆事孔子學者也也謂此人為狂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嚶嚶

志大言大者也重言古之人欲慕之也夷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絜之士

而與之是獯也是又其次也屑絜也。不絜污穢也。既不能得狂者欲得有介於

也狂者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憾

也人過孔子之門不入則孔子恨之獨鄉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萬章問鄉

原不入者無恨心耳以其鄉原賊德故也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行何為踴踴涼

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闞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孟子言鄉原之

若無所施之貌也鄉原者外欲慕古之人而其心曰古之人何為踴踴涼涼有威儀

其實但為合眾之行媚愛也故闞然大見愛於世也若為人所善善人則可矣萬

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萬子即萬章也孟子

錄之以其不解於聖人之意故謂之萬子男子之通稱也美之者欲以責之也萬子言人皆以為原善所至亦謂之善人若是孔子以為賊德何為也曰

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絜眾皆

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孟子言鄉原之人能匿

刺之無可刺者志同於流俗之人行合於汙亂之世為人謀居其身若似忠信

行其身若似廉絜為行矣眾皆悅美之其人自以所行為是而無仁義之實故

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也無德而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

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

恐其亂德也似真而非真者孔子之所惡也莠之莖葉似苗佞人詐飾似有義

也鄉原惑眾似有德者此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與庶民與斯無邪慝

矣經常也反歸也君子治國家歸於常經謂以仁義禮智道化之則

衆民興起而家給人足矣倉廩實而知禮節安有為邪惡之行也

邪慝矣○正義曰此章言士行有等級於道為上狂狷不合似是而非

色厲內荏○鄉原之惡聖人所甚反經身行民化於己子率以正孰敢不正之謂

也萬章問曰孔子在陳至何思魯乎來言我黨之為士進取於大道而不得其

賢人上下無有交者乃歎曰盍歸乎來言我黨之為士進取於大道而不得其

中道者狂士亦以不志其初而思故舊也故問之孟子謂孔子在陳國何為而思

魯國之狂士也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至故思其次也孟子荅之曰

非者使人欲譏刺之則若無可為譏刺者其志則有同乎流俗之人所行又合於
 汚亂之世居其身則若有忠信而實非忠信也入堯舜之非真正道者也是無德
 也衆人皆悅美之而自以為是也孔子有曰惡有似真而非真者惡莠之莖葉
 而為有人德故謂之為德也其苗也似有亂其苗也者惡也詐飾者以似義恐
 秀茂者以辯辭似苗也其有亂於德者色也凡此六者孔子所以惡之也其似
 也惡利口辯辭以苗也其有亂於德者色也凡此六者孔子所以惡之也其似
 以其有亂於德者色也凡此六者孔子所以惡之也其似
 也唯君子者乃歸其常而巳矣君子去其不經以義復德是也如佞口鄉原者
 也故義以立而不為佞亂信以立而庶民既以興行斯無邪慝之行也○注周禮
 民所以興行又不為兩疑之惑矣庶民既以興行斯無邪慝之行也○注周禮
 五黨為州五州為鄉故曰吾黨之士也○正義曰周禮五黨之言則論語何云至學
 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今云周禮五黨而解其文蓋亦
 不案此論語而有誤也誠如周禮五黨之言則論語何云至學蓋亦
 為證所謂黨者蓋五百家為之黨是其旨也○注論語孟子言至學蓋亦
 子張之為人蹕誦詐論語曰師也辟故不能純善者案語有衛人琴牢字
 張則此與左傳所謂琴張者琴牢而已非所謂子張善鼓琴也趙注引為顓孫
 師亦未審何據而孔子所惡也正義曰會哲會參之父蓋言於前矣牧皮者未詳
 注似真而非至孔而子所惡也正義曰會哲會參之父蓋言於前矣牧皮者未詳
 惡利口之覆邦家其序與此不同者蓋孟子以亂義不及亂信不及亂德
 其所主三者而已苗莠朱紫聲樂所託以爲喻者也是所以爲異者也○注亂德
 屬內荏至此蓋本論語之文而云者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
 ○正義曰此蓋本論語之文而云者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
 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不能五百歲聖人一出天有餘歲也見而知之遲速

輔佐也通於大賢次聖者亦得與在其間親見聖人之道而佐行之言易也聞而知之者聖人相去卓遠數百歲之間變故衆多踰聞前聖所行進而遵之以致其道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

知之伊尹擊也萊朱亦湯賢臣也一曰仲虺是也春秋傳曰由文王至於孔子

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太公望呂尚

父散宜生有文德而為相故以相配而言之也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

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

有乎爾適可以出未為遠而無有也鄰魯相近傳曰魯擊柝聞於邾近之甚也

言已足識孔子之道能奉而行之既不遭值聖人若伊尹呂望之為輔佐我

行道也故重言之無有天意之審也言則不怨之非實也疏孟子曰此章言天地剖

有也則亦當使為無有也乎爾者數而析道而止筆孟子亦有人不出名世承間雖

判開元更始三皇以來以仲尼至弘獲麟而止筆孟子亦有人不出名世承間雖

也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至於文王又至由文王至於孔子又至由堯舜

二帝至於商湯其年數有五餘載矣去堯舜之世則相去有數百歲之遠則堯

但聞其二帝所行之道遵而行之賢臣則親見而商湯逮至文王周時又有五百餘

孟子

注疏

卷十四下

七中華書局聚

孟子注疏卷十四下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欄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欄作闌足利本作闌下入欄同音義出蘭字云與欄字同案蘭者假借字欄者俗字闌者正字也

又復從而非之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非作罪

章指言驅邪反正正斯可矣來者不綏追其前罪君子甚之以為過也

廝養之役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廝作斯音義出斯養云斯養同廝

則分崩不振

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宋本廖本無則字

章指言原心量力政之善者絲役並興以致離殍養民輕斂君之道也

居不離散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居作民

章指言寶此三者以為國珍寶於珍

孔本韓本考文引古本作爭

玩以殃其身諸侯如茲

永無患也

章指言小知自私藏怨之府大雅先人福之所聚勞謙終吉君子道也

若是乎從者之慶也

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廖本慶作慶音義出慶字云或作慶

扉屨也

十行本糢糊閩監毛三本如此宋本孔本韓本扉作扉音義出扉字作扉者誤

孟子

注疏

卷十四下

校勘記

八中華書局聚

自知問之過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無也字

夫子之設科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岳本廖本孔本韓本子作予案注云夫子設教授之科僞疏亦云夫我之設科以教人則作予是也予子

蓋字形相涉而譌

來者不拒 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宋九經本宋本岳本咸淳衢州本廖本拒作距

亦不拒逆 閩監毛三本韓本同廖本考文古本拒作距孔本拒逆作逆拒

君子不保其異心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其字

殆非為是來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上有言字

謙以益之而已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謙以荅之

章指言教誨之道受之如海百川移流不得有拒 考文引古本作距 雖獨竊屢非己

所絕順荅小人小人自咎所謂造次必於是也

人能充無穿窬之心 閩監毛三本同宋九經本岳本咸淳衢州本廖本孔本韓本窬作踰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 各本同廖本汝作女

人所爾汝者也 閩本孔本韓本同監毛二本汝作女毛本下爾汝亦作女

而以自行所至

閩監毛三本自作有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有作自

是以言銛之也

音義云本亦作銛○按韻書無銛字而趙注與方言正合則爲銛字之誤無疑也

章指言善恕行義充大其美無受爾汝何施不可取人不知失其臧否比之穿踰善亦遠矣

孟子曰人皆不忍

閩監毛三本皆下有有所二字

以其失之以也

閩本下以改敖監毛二本與閩本同

而道存焉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此四字

自任太輕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無也字

章指言言道之善以心爲原當求諸己而責於人君子尤之況以妄芸言失務也

乃爲善言者也

閩本同監毛二本刪者字

乃爲善道○君子之言也

閩監毛三本○作也字

以其君子於其言也

閩本同監毛二本無上其字

非特騰心說而已

補監毛本心作口是也

盛德之至

各本同孔本下有也字

行命以待之而已矣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待命而已矣

章指言君子之行動合禮中不惑禍福修身俟終堯舜之盛湯武之隆不是

過也

是為盛之至也

閩監毛三本盛下有德字

勿視其巍巍然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巍作魏音義出魏魏丁云當作巍是經文本作魏作巍非也○按依說文本無二字

謂當時之尊貴者也

岳本及各本同宋本無謂字

說大人之法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說下有此字

言語得盡而已

閩監毛三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而已二字

堂高數仞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堂高作高堂

棖題數尺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棖題作振屋

奢太之室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足利本太作汰考文古本作大

大屋無尺丈之限廖本孔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三本韓本屋作室

後車千乘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後作從

章指言富貴而驕自遺咎也茅茨采椽聖堯表也以賤說貴懼有蕩心心謂彼陋以寧我神故以所不為為之寶玩也

自遺咎補案咎下依章指有也字

利欲也各本同廖本利欲作欲利

若晉國樂鑿之類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晉字

不存者衆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也字

章指言清靜孔本韓本作淨寡欲德之高者畜聚積實穢行之下廉者招福濁者速

禍雖有不然蓋非常道是以正路不可不由也

孟子至寡矣閩監二本同毛本子下有曰字

孟子曰至雖有不存焉者寡矣監毛本同案不字衍

故問羊棗與膾炙孰美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孰字在與字之上韓本無也字

故諱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之也二字

章指言情理 宋本孔本韓本相扶以禮制情人所同然禮則不禁曾參至孝

思親異心羊棗之感終身不嘗孟子嘉焉故上章稱曰豈有非義而曾子言之者也

獨曾子好之 閩監毛三本子改哲

譬如君父之名 閩監毛三本如下增諱字

吾黨之小子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小子作士

孔子在陳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在作尼

思魯之狂士者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者字

狷者有所不為也 各本狷作獯案音義出狂獯云與狷同則經注並當作獯作狷者誤

能恥賤惡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惡作汙

以其鄉原賊德故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無鄉原二字

萬章問鄉原之惡如何 廖本孔本韓本如作云閩監毛三本如何作何如

言何以嚶嚶若有大志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以下有是字

萬子曰按朱注本作萬章誤

惡鄉原恐其亂德也韓本脫此八字

莠之莖葉似苗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廖本孔本韓本無之字

色似朱朱赤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少一朱字

孔子之所惡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上有皆字

歸於常經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於作其

章指言士行有科人有等級中道為上狂獯不合似是而非色厲內荏鄉原

之惡聖人所甚反經身行民化於己子率而足利本作以正孰敢不正也

如佞口鄉原者閩監毛三本口上有利字

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音義陸本作然而無乎爾則亦有乎爾

非實無有也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有誤者

章指言天地剖判開元建始三皇以來人倫攸敘宏析道德班垂文采莫貴

珍做宋版印

乎聖人聖人不出名世承間雖有此限蓋有遇孔本下不遇焉是以仲尼至獲麟而止筆孟子以無有乎爾終其篇章斯亦一契之趣也

孟子注疏卷十四下校勘記

中華民國玖貳年陸月拾日

贈送

國家圖書館



002512089



籍